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九十八

學海堂

論語述何

武進劉禮部逢祿著

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此篇類記弟子之言行夫子所裁正者先進謂先及門如子路諸人志於撥亂世者後進謂子游公西華諸人志於致太平者

自古皆有外民無信不立

春秋書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者有王者起當興之以獎忠信無信不立如梁亡沈潰然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

君子救文以質貴中也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則三王之

皇清經解

卷三夏大

劉禮部論語述何

一

道相循環非廢文也棘子成欲去文則秦楚滅三代之禮法賊民與喪無日矣

盍徹乎

徹無公田近於貢法公劉所制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與貢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者異也宣公稅畝於公田之外復加用徹法春秋譏之後乃復古書大有年見天人相與之際今哀公因年饑而欲用田賦是毆民而歸之三家也故有若以公劉之法開之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時景公寵少子舍而逐陽生後陽生因陳乞弒舍而立大亂數世國移陳氏故夫子之對深切如此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春秋成隱之讓以著立子法穀梁氏反以爲成父之惡而春秋成之知不達斯義矣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此章蓋在昭公孫齊之年春秋書上辛大雩季辛又雩傳曰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樊遲欲究昭公喪亂之由而言不迫切故夫子獨善之先盡君道而臣道自正昭之失民失政久矣驟欲得之可乎子家駒言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公曰吾何僭是知人之惡而不知己之惡也至不忍一

皇清經解

卷三十九

劉禮部論語述何

二

朝之忿而身不容于齊晉辱及宗廟則惑之甚矣夫子將適齊而樊遲從遊特誌舞雩之下聖賢之傷國事而不正言如此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此因上章而類記之如魯昭公能用夫子及子家駒何憂季氏之僭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之君臣不正衛之父子不正政本皆失故發此嘆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季康子先召冉子因冉子而以幣反夫子於衛夫子反魯冉

子之力也冉子朝事畢卽至夫子所一日遲至故異而問之
大曰政小曰事政有所改更事日行常事也夫子恐魯君臣
變古易常故命冉子來告冀可以匡救也其後伐顛臾用田
賦皆冉子所告也或行或止則末如之何矣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春秋大一統必自近者始此其義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若夫子之告葉公不以楚而外之所謂與人忠也故類記之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言行必本於鄉里春秋書鄭詹之佞不以微者畧也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皇清經解 卷三 竟六 劉禮部論語述何

三

禮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五年大簡車徒謂

之大蒐存不忘亡安不忘危春秋所以譏罕也 此本公羊注
鄭元言用不

習之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
之公羊疏謂何鄭意別實不別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譎讀如主文譎諫之譎二伯無所優劣也春秋書晉文則躡
爲之諱本惡故曰譎而不正書齊桓之篡則從正例公羊子

詳之矣

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自柯之盟始故春秋於桓之盟不日其

會不致會盟凡十有六九當作糾聲之誤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

夫子嘗事衛靈當爲之諱不諱者所以發康子之問也
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舉衛三臣以厲康子也三臣不足稱道其事靈公猶愈于魯
三家也昭哀之出奔夫子歸罪於季氏焉

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傳曰以諸侯之踰年卽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
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緣民臣之
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
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又曰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
某旣葬稱子踰年稱公子卒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

明日遂行

皇清經解

卷三夏六

綱禮部論語述何

四

夫子於衛靈際可之仕故言不稱臣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與
去魯三年待放異

在陳絕糧

孟子曰君子之厄于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去衛已久故
絕糧史記載陳蔡大夫發兵圍孔子事誤也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

春秋于郟河陽冬言狩周十二月夏十月也于郟春言狩周
正月夏十一月以正月譏其非禮獲麟春言狩不加正月譏
文去周之正行夏之時也夏時今在禮記文簡而旨無窮春
秋法其等用其忠也

乘殷之輅

謂貴其質夫子善殷禮者多矣以輅舉其意

服周之冕

謂貴其文存二代以著師法之義故正月二月三月皆書王也

樂則韶舞

春秋撥亂反正文成致麟猶堯舜之隆鳳皇來儀

放鄭聲

春秋于內諱大惡故不書齊人來歸女樂而于定公十四年去冬見聖功之不成此其義也

遠佞人

書齊人執鄭詹鄭詹自齊逃來之義聖人所與共制作者惟

皇清經解

卷五 竟天

劉禮部論語述何

五

顏氏之子博文約禮用行舍藏獨薦爲好學焉天喪素臣而二帝三王之治道夫子之微言或幾乎息矣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在魯言魯前乎夫子而聖與仁柳下惠一人而已文仲忌而不舉罪與三家者同春秋于莊公二十八年書臧孫辰告糴于齊譏其爲國不知禮也自後大亂三世臧文仲執政若罔聞知歷莊僖文之篇凡四十有八年而書其卒餘事曾不一見于策蓋削之也若曰素餐尸位妨賢病國之臣不若遘死之爲愈矣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則遠怨矣

春秋詳內小惡畧外小惡之義

子曰吾之于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吾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春秋不虛美不隱惡褒貶予奪悉本三代之法無虛加之辭也董子曰春秋辨是非故長于治人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史闕文如紀子伯夏五之類今則多不知而作者矣

季氏將伐顓臾

伐顓臾不書于春秋者封內兵不錄或聞夫子言而止也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

成王錫魯公以附庸顓臾是也董子述附庸之制謂稱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者方十五里顓臾不見于春秋

皇清經解

卷三頁六

劉禮部論語述何

六

其大小未詳

蓋均無貧

董子曰有所積重則有所空虛矣大富則驕大貧則憂憂則盜驕則暴此衆人之情也聖人見亂之所由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于憂以此爲度而調均之是以財不匱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

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

齊自僖公小霸桓公合諸侯歷孝昭懿惠頃靈莊景凡十世而陳氏專國晉自獻公啟疆歷惠懷文而代齊霸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而公族復爲強臣所滅凡十世魯自隱公僭禮樂滅極至昭公出奔凡十世

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

魯自季友專政歷文武平桓子爲陽虎所執齊陳氏晉三家亦專政而無陪臣之禍終于竊國者皆異姓公侯之後其本國亡滅故移於他國也

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南蒯公山不擾陽虎皆及身而失計其相接故曰三世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議謂春秋上譏王公卿大夫也政在大夫故刺翬帥師仲遂遂如晉季孫宿遂入運新城之盟信在趙盾溴梁之盟信在大夫周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弑其君光疾其末故正其本撥亂之旨也

皇清經解

卷三百九

禮部論語述何

七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魯小于齊晉三桓又同姓世卿權同力等不能如陳氏之代齊又不如趙韓魏之分晉故曰微也

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夷齊讓國者也齊景公衛孝公皆爭國者也故舉以相論斯謂隱居求志也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春秋正適妾之名仲子成風以天王太廟異邦正之不得稱夫人也則妾子爲君皆繫于子君稱之曰母自稱曰先君之妾邦人稱之曰君母稱諸異邦曰寡君之母異邦人稱之亦

曰君之母而已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弗擾陽虎之黨也夫子不見陽虎而欲往公山故子路不達如有用我者天也周自平王東遷謂之東周春秋之作以平王開亂賊之禍魯定公季平子陽虎公山皆畔者也天用夫子當復西周之治故不爲東周也史記載夫子之言曰昔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倘庶幾乎此不爲東周之意也豈徒哉言豈爲我徒猶言非吾徒也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皇清經解

卷五

劉禮部論語述何

八

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佛肸趙鞅之宰佛肸畔趙趙鞅晉一也堅白之物未有不磷不緇者不磷不緇惟夫子之道足以當之瓜甘者匏苦者匏不食喻不見用於世春秋之道主乎撥亂反正道窮而作也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聖人之文天文也天道至教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春秋之文日月詳略不書者勝於書使人沈思而自省悟不

待事而萬事畢具無傳而明不言而著子貢知之故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定公十四年

孔子世家與公羊何注合魯世家及十

諸侯年表作十二年蓋三年待放齊人歸

女樂春秋不書者內大惡諱定哀多微辭也故唯去冬以明

聖功之不終焉

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此篇以春秋繼二帝三王之統也謹權量如譏初稅畝用田賦之屬審法度如改制質文修廢官如辨爵等王國百二十

皇清經解

卷三頁九

劉禮部論語述何

九

官之屬興滅國謂凡書滅皆當興也繼絕世如孫以王父字爲氏城緣陵城成周城杞嘉紀季皆善辭也舉逸民如嘉叔胙曹喜時吳札之義重民如征伐城築之屬悉書重食如水旱螟螽大饑告糴有年之屬他穀不書惟麥禾獨書尤重也詳崩薨卒葬奔喪會葬歸賵舍禭重喪也詳禘祫烝嘗譏立廟屋壞重祭也

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內之吝謂之有司

五美四惡皆春秋法戒也秦項之失皆以四惡也

敘曰後漢書稱何劭公精研六經世儒莫及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窺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角七分皆經緯典

謨不與守文同說梁阮孝緒七錄隋經籍志不載何注孝經論語之目則其亡佚久矣惟虞世南北堂書鈔有何休論語一條大類董生正誼明道之旨史稱董生造次必於儒者又稱何君進退必以禮二君者游於聖門亦游夏之徒也論語總六經之大義闡春秋之微言固非安國康成治古文者所能盡何君既不爲守文之學其本依於齊魯古論張侯所定又不可知若使其書尙存張於六藝豈少也哉今追述何氏解詁之義參以董子之說拾遺補闕冀以存其大凡孔鄭諸家所著區蓋不言其不敢苟同者如魯僭禘妾母不稱夫人當亦引而不發之旨九京可作其不以入室操矛爲誚讓乎

嘉慶十有七年冬至日蘭陵劉逢祿謨

皇清經解

卷三三頁六

劉禮部論語述何

十

皇清經解卷一千二百九十九

學海堂

燕寢考

續溪胡主政 培輩著

天子諸侯大夫士皆有燕寢后夫人大夫士之妻亦皆有寢考

周禮宮人掌王之六寢之修注六寢者路寢一小寢五春秋書魯莊公薨於路寢僖公薨於小寢是則人君非一寢明矣疏天子六寢則諸侯當三寢亦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內則所云者是也

按天子六寢路寢一小寢五路寢則正寢小寢則燕寢也正寢之一天子至士所不殊惟燕寢有隆殺耳天子燕寢五則諸侯當有三疏謂燕寢一側室一恐非詳後

皇清經解

卷五百九

胡主政燕寢考

一

天官序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注正內路寢疏謂后之路寢耳若王之路寢不得稱內以后宮故以內言之故先鄭下注后六宮前一後五前一則路寢

內室以陰禮教六宮注鄭司農云六宮後五前一元謂六宮謂后也婦人稱寢曰宮宮隱蔽之言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疏天子謂之六寢官人所云者是也后亦象王立宮亦後五前一在王六寢之後為之南北相當耳

憲禁令于王之北宮而糾其守注北宮后之六宮謂之北宮者繫於王言之

內小臣疏言北宮者對王六寢在南以后六宮在北故云北宮也

女史逆內宮疏言內宮亦對王之六寢爲內宮

禮記昏儀古者天子后立六宮注天子六寢而六宮在後疏云

六宮在後者后之六宮在王之六寢之後亦大寢一小寢五

曲禮疏案周禮王有六寢一是正寢餘五寢在後通名燕寢其

一在東北王春居之一在西北王冬居之一在西南王秋居之

一在東南王夏居之一在中央六月居之凡后妃以下更以次

序而上御王於五寢之中也

按孔氏釋燕寢以爲一在中央而四居四隅考月令天子所

居每月各異其方此五寢皆王燕處之地當亦隨時而異孔

義蓋有所傳陳氏禮書本此謂后之六宮亦正宮在前五宮

在後其制如王之五寢據內宰賈疏謂后不專居一宮陳說

皇清經解卷五夏九胡王政燕寢考

或然今從之

內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稷之種而獻之于王注

六宮之人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者每宮九嬪一人世婦三

人女御九人其餘九嬪三人世婦九人女御二十七人從后唯

其所燕息焉

女御掌御敘子王之燕寢注子王之燕寢則王不就后宮息也

按王六寢其一爲正寢治事之處而所居恒在於燕寢后夫

人以下分居六宮其有當御者則就於王之燕寢此古者王

后居宮寢之制也

考工記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注內路寢之裏也疏按內宰

王有六宮九嬪已下分居之若然不得復分居九室矣此九嬪

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江氏釋宮增注謂此經爲燕寢之制見釋宮增注單行本鄉黨圖考本內無此注以玉藻諸侯退適

小寢後乃云朝服以食考之其說自確天子燕寢有左右達則有左右房可知公侯伯但云於房中五而不言左右是諸侯之

燕寢止一房與大夫士同制又可知也燕寢之制疑諸侯以下皆無夾室左傳寘饋於

下而退杜注今東西箱此正寢之制蓋是時叔孫疾病居正寢故也尙書大傳古者后夫人將侍

於君前按此傳專爲諸侯之制后是連文觀下單言夫人及言君可證息燭後舉燭至於房中

釋朝服襲燕服然後入御於君雞鳴太師奏雞鳴於階下夫人

鳴佩玉於房中告去也據此文至於房中然後入御於君是房

與室有戶以相通而入室必由於房諸侯之燕寢亦與大夫士

同也周禮女御掌御箴于王之燕寢是知夫人入御在君之燕寢也漢書鼂錯傳言居民之法

皇清經解卷三竟九 胡王政燕寢考

三

家有一堂二內按古者宮室之制外爲堂內爲房室正寢則左

右房與室而爲三燕寢則一房一室而爲一故云二內此亦可

證東房西室之制至漢猶有存者鄭氏之說終有所受必非憑

臆釋經特其注禮時以解正寢尙是未定之論未及追改正寢大夫

士亦有左右房詩箋又爲孔穎達所晦鄭箋詩明以一房者爲燕寢之言

正寢及鄉飲酒義之言庠制者亂之致鄭義不明爲諸儒所訾故後人徒知其非而不知其是

於鄭氏箋詩明言一房爲燕寢者亦忽不加察以致燕寢之制

千餘年而不明可悼也或疑士昏禮成昏爲燕寢之制經無明

文按士喪禮士死於適室而記云適寢適寢正寢也記又云朔

月若薦新則不饋於下室下室燕寢也是士有正寢燕寢矣內

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喪服傳云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

有北宮異居而同財則是父子異宮各有燕寢矣

父子異宮者謂異燕寢其

正寢則同

鄭注士昏禮陳三鼎於寢門外云寢堦之室也又注禮記

昏儀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云降者各還其燕寢

疏云舅姑

還舅姑之燕寢婦還婦之燕寢

婦見及饋饗於適寢按於適寢止言婦見及饋

饗則成昏在燕寢明矣既夕記云士處適寢又云有疾疾者齊

注云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禮記檀弓云君子非致齊也非疾

也不晝夜居於內注云內正寢之中玉藻云將適公所宿齊戒

居外寢外寢正寢也穀梁傳云公薨於路寢路寢正寢寢疾居

正寢正也大戴禮盛德篇云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

古者自天子以至於士常居皆在燕寢唯齊及疾乃居於正寢

鄉黨所云齊居必遷坐者以此

論語孔注云易常處也此古義不可易蓋常處在燕寢至齊乃

皇清經解

卷三

王克九 胡主政燕寢考

四

遷居於正寢故云易常處鄉黨圖考謂孔子齊必遷坐平時坐於與齊將祭似有不取居尊位之意似尚未的

非齊非

疾不居正寢則斷不以枕席相連之禮行之於正寢中又明矣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

學海堂

燕寢考

續漢胡主政

培輩著

東房西室疑問

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說始鄭氏而孔賈疏義成之宋以後學者多決其非如陳氏禮書李氏儀禮釋宮敖氏儀禮集說萬氏儀禮商江氏釋宮增注駁正舊說皆致確無以易矣培輩按鄭君注禮時以人君左右房釋正寢見禮儀大射儀公食大夫禮禮記禮器張大記疑出傳聞之誤未及審定其實東房西室是燕寢之制鄭詩箋已明言之富以此為定說鄭先注禮而後箋詩故往往不同要之箋詩多為定論斯

干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箋云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 胡主政燕寢考

一

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今由其說申之

益鄭義以天子正寢如明堂為五室之制燕寢為左右房之制

詩君子陽陽疏云斯干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天子路寢有五室無左右房矣又云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故得有左右房按鄭以宗廟路寢明堂三者同制與顧命覲禮不合據斯干疏引鄭志申之謂周公攝政制禮以浴邑為新都明堂廟寢皆為天子制度其西都宗廟路寢仍先王制不復改作至宣王承厲王之亂官室毀壞乃更修造西都廟寢亦為天子制度如明堂其說甚確洛誥王入太室 諸侯以下之正寢亦為左右房與天子燕寢與明堂同制之證

之室戶也者謂諸侯大夫士燕寢止一房房在東室在西室則

東向開戶以達於房房則南向開戶以達於堂由堂人房由房

入室而室之南無戶天子燕寢之室在中有左右房室南向開戶比之一房者之室東向開戶者為在南而較西故云西南其

戶箋又云是室一南戶爾者謂室與左右房無戶以相通也何以見之儀禮士昏禮自期初昏陳三鼎於寢門外至會於房戶之東無元酒篚在南實四爵合盃皆陳設於燕寢之禮自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至媵侍於戶外呼則聞皆成昏於燕寢之禮經云尊於房戶之東儀禮凡陳器物無有在房戶之東者惟此經設會於此蓋正寢有左右房房與室皆向堂開戶房戶以東逼近序墻爲地無多此經爲燕寢之制燕寢東房西室房之西地直至堂東西之中故房戶之東得有餘地以容尊卽此可爲東房西室之明證也又經云主人出下云主人說服於房又云主人入注云入者從房還入室按經云主人出卽云主人說服於房無入房之文又云主人入無出房之文是知房

皇清經解

卷二十三 胡主政燕寢考

二

與室有戶以相通而出者由室出房入者從房入室則室爲向東開戶明矣王藻云君子之居恆當戶下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明此所居爲燕寢也古者宮室之制尊者常居奧曲禮云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則父常居在奧矣居奧而當戶凡居奧儀禮每云席於奧東面鄭注解當戶爲嚮明江氏鄉黨圖考已辨之但未明此爲燕寢之制耳是亦室戶在東之明證也內則子生三月之末見於側室經云夫人門升自阼階立於阼西嚮妻袍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疏云卿大夫之室唯有東房妻袍子出自房者出東房側室在燕寢之旁與燕寢同制按妻當處於室內經不云出室而云出房又不云自房出而云出自房明出室必由也自由房乃得至堂故云出自房是室與房有戶以相通而室之南無戶審矣燕寢東房西室堂上唯房有戶室則內無戶而有牖故戶牖之間亦爲正中

之九室與九卿九室相對而言之九卿九室是治事之處則九嬪九室亦是治事之處故與六宮不同

按據左傳諸侯夫人有內宮之朝則后正宮之前當亦有朝故昏儀云后聽內治九卿之九室在正朝之左右本賈則九嬪之九室當亦在后朝之左右也

春秋僖公三十有三年經公薨於小寢注小寢內寢也

左傳薨於小寢卽安也注小寢夫人寢也

按此小寢當爲君之燕寢杜氏以爲夫人寢非也王藻君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注小寢燕寢是燕寢對路寢爲小寢明矣穀梁傳曰小寢非正也范注云非路寢可證

皇清經解 卷二十三 胡王政燕寢考

三

定公十有五年經公薨於高寢注高寢宮名不於露露與寢失
其所

公羊傳莊公三十有二年公薨于路寢路寢者何正寢也注公之正寢也天子諸侯皆有二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父居高寢子居路寢孫從王父母妻從夫寢夫人居小寢

按何氏之說與禮不合未足爲據孔穎達禮記正義已辨之見後

禮記文王世子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於公宮正室守大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注下室燕寢

內則適子庶子見於外寢注外寢君燕寢也疏燕寢當在內而

云外寢者對側室而爲外耳側室在旁處內故謂燕寢爲外寢也

按燕寢當對夫人內寢爲外寢不對側室爲外疏說非是

公庶子生就側室

按孔氏正義云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有君燕寢次夫人正寢又云側室次燕寢在燕寢之旁是側室亦燕寢也天子燕寢有五則諸侯當有三是其差等對路寢言均謂之燕寢對燕寢之在中者言則在旁者又謂之側室側旁也以諸侯左在旁故名右兩旁皆有側室大夫則側室止一是又其差也

喪大記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注君謂之路寢大夫謂之皇清經解 卷二十三 胡主政燕寢考 四

適寢士或謂之適室內子卿之妻也下室其燕處也疏諸侯三寢一正者曰路寢二曰小寢卒歸於正故在路寢也夫人亦有三寢一正二小亦卒正者也案莊公三十二年公羊傳何休注云天子諸侯皆有三寢一曰高寢二曰路寢三曰小寢孫從王父之寢案周禮掌王之六寢之修何休云天子三寢與周禮違不可用

按諸侯路寢一小寢三夫人亦正寢一小寢三孔疏謂諸侯夫人三寢兼正寢言之非是詳後

左傳成公十八年齊侯使士華免以弋殺國佐于內宮之朝注內宮夫人宮疏於夫人之宮有朝羣妾之處故云內宮之朝

按內宮卽夫人正寢詩碩人毛傳云夫人聽內事於正寢是

夫人有聽事之朝也

公羊傳僖公二十年西宮災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注西宮者小寢內室楚女所居也禮諸侯娶三國女以楚女居西宮知二國女於小寢內各有一宮也故云爾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后勝居西宮左勝居東宮少在後

穀梁傳桓公十四年何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疏禮王后六宮諸侯夫人三宮也

祭義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人齎于齋室注諸侯夫人三宮半三后也疏諸侯之夫人半王后故三宮世婦之吉者亦諸侯世婦

皇清經解

卷二十三

胡主政燕寢考

五

按諸侯夫人止一此所卜者爲世婦故下云世婦卒蠶諸侯世婦分處三宮而云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以三宮統於夫人故繫夫人言之鄭注謂諸侯夫人三宮半王后亦大較之辭其實三宮謂夫人小寢三不兼正宮在內蓋正寢自天子以至於士皆止於一無所增也燕寢天子則五諸侯則三所以昭隆殺示等差也王后小寢有五則諸侯夫人小寢當有三亦隆殺以兩也孔穎達謂諸侯三寢路寢一小寢二賈公彥謂三寢路寢一燕寢一側室一考之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注疏解此經爲大夫之制謂夫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之旁是大夫有燕寢有側室矣既夕記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賈疏以下室爲

燕寢則士有燕寢矣內則云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
羣室庶人無側室則士得有側室矣若諸侯小寢二與大夫
士同爲燕寢一側室一不幾上下亡等乎然諸侯小寢三大
夫以次差之當小寢一而得有側室者以側室是生子及月
辰所居故大夫士亦得立之何休云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
勝居西宮左勝居東宮少在後陳氏禮書因之謂諸侯小寢
二而東西建焉春夏居東寢秋冬居西寢其說無所據順時
易居
惟王者則然諸
侯不聞有此唯江氏鄉黨圖考所載諸侯宮寢圖前列君
路寢次君小寢三次夫人正寢次夫人小寢三爲得其制江
圖又於夫人寢旁列世婦及諸嬪御所居寢恐非據內宰注
天子三夫人以下分居后之六宮則諸侯世婦以下亦分居
夫人宮也曲禮下公諸有夫人
有世婦有妻有妾

皇清經解

卷二十三

胡主政燕寢考

六

又按諸侯小寢雖三而所居常在中之燕寢其在旁側室則
夫人及妾生子月辰居焉內則注云凡子生皆就寢室孔疏
云內寢是君之常居之處夫人不可於此寢生子故知亦在
側室也又生子不於正寢者以其尊不於夫人小寢者以世
婦以下分居焉故也
又按左傳魯有楚宮晉有固宮皆是隨意所欲爲之不在燕
寢之數魯之高寢當亦似此

內則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

注側室謂夫之室

案注夫字今
本誤作夾依

宋本及通典改正古無訓側
爲夾者據正義亦作夫爲是
次燕寢也疏夫正寢之室在前燕
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之旁故謂之側室妻既居側室

則妾亦當然也故春秋傳云趙有側室曰穿是妾之子也生子不於夫正室及妻之燕寢必於側室者以正室燕寢尊故也

按正義以此節爲明大夫以下之法是大夫有側室矣蓋諸侯燕寢三而左右在旁者謂之側室大夫則燕寢一而復於其旁立側室以爲妻生子月辰所居諸侯之側室有二大夫則側室止一是亦其差也

又按春秋傳側室是對適子爲正室言非以居側室得名蓋以妻生子亦居側室故也正義殊牽混

妾將生子及月辰夫使人日一間之子生三月之末漱澣風齊見於內寢注內寢適妻寢也疏知內寢適妻寢者以其稱內故知是適妻寢也凡宮室之制前有路寢次有君燕寢次夫人正寢皇清經解卷二十三百胡主政燕寢考七

寢卿大夫以下前有適室次有燕寢次有適妻之寢

檀弓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

父在哭於妻之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疏此哭於門內之右謂庶人無側室者

按疏以無側室爲庶人則上所云蓋士制也

儀禮既夕記胡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注下室如今之內堂正寢聽朝事疏下室如今之內堂者下室旣爲燕寢故鄭舉漢法內堂況之云正寢聽朝事者天子諸侯路寢以聽政燕寢以燕息按玉藻云朝元端夕深衣鄭注云謂大夫士也則聽私朝亦在正寢也

按士喪禮經曰士死于適室記云士處適寢適室與適寢同謂正寢也士有私臣故鄭云正寢聽朝事是士亦有朝矣此下室爲燕寢是士有燕寢矣內則云庶人無側室則士得有側室與大夫同矣喪大記云內子未命死於下室注云下室其燕處則大夫之妻有正寢燕寢矣檀弓云父在哭於妻之室則士之妻別有室矣喪大記云士之妻皆死於寢孔穎達謂士與妻各死其正室賈公彥謂妻與夫同處卒皆於夫之正寢禮記疏引能氏說同據旣夕記云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不別言卒所則皆於士之正寢可知以此考之似士妻唯有一室不必別有正室也陳氏禮書謂卿大夫士之妻皆有二寢說無所據

皇清經解

卷二千三百

胡主政燕寢考

八

又按正寢天子諸侯謂之路寢亦曰大寢大夫謂之適寢士或謂之適室燕寢天子諸侯謂之小寢諸侯又謂之少寢左傳又謂之外寢見內又謂之下室又謂之側室大夫士亦曰下室曰側室自其宴息之義謂之寢指其所居之處謂之室釋名云寢寢也室實也

父子異宮考

禮記內則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注異宮崇敬也儀禮喪服傳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疏案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命之士父子同宮縱同宮亦有隔別亦爲四方之宮也禮士昏禮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注寢堦之室也疏命士以上之父子異宮自然別有寢若不命之士父子同宮雖大院同居

其中亦隔別各有門戶故經總云寢門外也

左傳隱公二年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注得臣齊大子也大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疏四時東爲春萬物生長在東西爲秋萬物成就在西以此君在西宮大子常處東官也或可據易象西北爲乾乾爲君父故君在西東方震震爲長男故大子在東也

按宮室之制前有正寢次有燕寢次夫人正寢及燕寢皆南北相直爲之子所居當在其旁故云東宮又或子衆多則各立一官故有東西列者有南北列者儀禮所謂東宮西宮南宮北宮是也大子是長子故處於東宮非以對君在西宮而

名東宮也疏牽合易義近鑿

皇清經解

卷二十三

胡主政燕寢考

九

公羊傳莊公元年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注羣公子之舍謂女公子也

禮記曲禮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注女子有官者亦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疏女子已許嫁則有官門刻爲成人引公羊傳證女子有別宮也

喪服小記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顧疏此謂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也若異宮則禫之

雜記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官則雖臣妾羣而後祭注言若同官則是昆弟謂異官也古者昆弟異居同財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有父母之喪當在殯宮而在異宮者疾病或歸者

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注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由命土
以上父子異宮

婦見諸父各就其寢疏諸父謂夫之伯叔也

按詩云東宮之妹禮記文王世子云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
門外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則自天子至於命士皆
父子異宮矣曲禮云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公羊
傳羣公子之舍則女子亦別宮矣鄭氏云古者昆弟異居同
財雜記云婦見諸父各就其寢則昆弟亦各異宮矣賈氏謂
不命之士父子同宮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隔別各有門戶於
理宜然蓋宮者爲牆垣以周乎其外隱蔽之意異宮則異門
故云不入其門又云至於寢門外若同宮者父子不可同居

皇清經解

卷一千三百

胡主政燕寢考

十

一室故亦必隔別各有居處但其外共一垣墻耳

又按父子異宮者謂異燕寢耳其正寢則同檀弓云妻之昆
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又云父在哭於妻之室孔正義云
適室正寢也此夫若父在則適室由父故但於妻室之前哭
之是子與父共一正寢之證蓋燕寢各異者所以崇敬遠別
正寢則一者以正寢所以行禮治事而家之事主於父故也
士昏禮壻乘其車先俟於門外注門外壻家大門外疏命士以
上父子異宮故解爲壻家大門外若不命之士父子同宮則大
門父之大門外也

按父子異宮者唯寢門異其大門則同蓋父子雖各有寢各
爲一宮而其外當復有總宮以環之共一大門自大門而入

乃有正寢有燕寢又各爲異宮也鄭解爲婿家大門外者對婦家而言非謂婿別有大門也疏妄生分別非是

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注侯待也待見於舅姑寢門之外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疏案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云年限今鄭知十五爲限者以其十五成童是以鄭注喪服亦云子幼謂年十五已下則不隨母嫁故知十五以後乃異宮也

按曲禮云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是許嫁乃有別宮女子十五許嫁故鄭準此爲說也

天子諸侯大夫士常居皆在燕寢惟齋及疾乃居正寢考大戴禮盛德篇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齋不居其室

皇清經解

卷二十三

胡王政燕寢考

十一

周禮宮人注王藻曰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以治事小寢以時燕息焉

穀梁傳莊公二十一年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儀禮士喪禮死于適室注適室正寢之室也疾者齊故於正寢焉疏按喪大記云君夫人卒於路寢大夫世婦卒於適寢內子未命則死於下室遷尸於寢士之妻皆死於寢鄭注云言死者必於正處也若非正寢則失其所以儆公薨于小寢左氏傳云卽安也是譏不得其正

既夕記士處適寢注將有疾乃寢於適室疏若不疾則在燕寢

將有疾乃寢臥於適室

在疾疾者齊注正情性也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疏按鄉黨孔

子齊居必遷坐又祭義云致齊於內散齊於外皆在適寢但散齊鄉外故云於外耳是其齊居適寢也

禮記檀弓夫晝居於內問其疾可也夜居於外弔之可也是故君子非有大故不宿於外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注內正寢之中疏此外謂中門外也禮斬衰及期喪皆中門外爲廬聖室是有喪夜居中門外注恐內是燕寢故云正寢之中必知正寢者以致齊在正寢疾則容或在內寢若危篤亦在正寢此齊在內祭統云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對夫人之寢爲外內耳

皇清經解

卷二十三

明主政燕寢考

三

按此經外內以中門外對正寢言之蓋大故居中門外致齊與疾居正寢若常居則在燕寢也

玉藻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

按此外寢卽正寢對燕寢爲外寢也

祭統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疏外謂君之路寢內謂夫人正寢是致齊並皆於正寢其實散齊亦然

詩采芣箋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去自廟反其燕寢疏燕寢夫人常居之處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終

嘉應生員葉韜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零一

學海堂

燕寢考

續溪胡主政 培暈 著

燕寢房室戶牖堂階考

詩君子陽陽傳國君有房中之樂疏斯干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則天子路寢有五室無左右房矣言路寢房中可用男子者此路寢之樂謂路寢之下小寢之內作之非於正寢作樂也天子小寢如諸侯之路寢故得有左右房

斯十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箋云此築室者謂築燕寢也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又云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疏言天子之寢有左右房者以天子之燕寢卽諸侯之路寢禮諸侯之制也

皇清經解

卷三百零一

胡主政燕寢考

一

有夾室又士喪禮小斂婦人髻於室而喪大記諸侯之禮云小斂婦人髻帶麻於房中以士喪男子括髮在房婦人髻於室無西房故也士喪禮婦人髻於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髻於房亦在男子之西是有西房矣有西房自然有東房是諸侯路寢有左右房也天子路寢旣制如明堂自然燕寢之制當在中故西其戶者異於一房之室戶也大夫以下無西房唯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此戶正中比之爲西其戶矣知大夫以下止一房者以鄉飲酒義云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爲中也但大夫禮直言房不言東西明是房無所對故也又解南其戶者宗廟及路寢制如明

堂每室四戶是燕寢之室獨一南戶耳故言南其戶也

按鄭義以天子路寢如明堂爲五室之制燕寢爲左右房之制但唯云天子燕寢有左右房則諸侯以下之燕寢止一房明矣箋云西其戶者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者謂一房之制房在東室在西室則東向開戶以達於房房則南向開戶以達於堂由堂入房由房入室而室之南無戶

說詳後

此左右房

者之室在中南向開戶以達於堂而房與室無戶以相通較之一房者之室東其戶者爲在南而稍西故云西南其戶箋又言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每室四戶是室一南戶爾者解天子燕寢之室戶與路寢異宗廟路寢明堂同制別有考一篇茲不具說是箋說燕寢最爲明晰與內則士昏禮合孔正

皇清經解

卷三

胡主政燕寢考

二

義不達其旨乃援引士喪禮之言正寢者以亂之謂大夫以下無西房唯有一東房不分別正寢燕寢故後儒起而攻之不遺餘力不知正寢之制爲左右房諸侯至士所不殊燕寢之制唯天子有左右房諸侯以下東房西室

見後

鄭箋已明言之孔何不爲申及乎

又按鄭此箋明以一房者爲燕寢之制而注禮釋正寢亦每云天子諸侯左右房者蓋鄭先注禮而後箋詩故往往不同要之箋詩爲定說而注禮尙涉牽混也

禮記內則大夫七十而有閣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坵一注閣以板爲之度食物也達夾室大夫言於閣與天子同處天子二五倍諸侯也疏羅氏云

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正室左右爲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
按堂上之牆謂之序夾室在堂序之東西不在房之東西釋名
云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可爲確證楊氏復儀禮圖列夾室於
東房之東西房之西蓋緣崔說
致誤別有夾室考一篇詳之 天子尊庖廚遠故左夾室五閣
右夾室五閣諸侯卑庖廚宜稍近故於房中減殺於天子唯在
一房之中而五閣也大夫既卑無嫌故亦於夾室而閣三也士
卑不得作閣但於室中爲土坫庋食也

按婺源江氏謂此經爲燕寢之制其說甚確

江氏儀禮釋宮
增注云按左右

達天子於此置閣以庋食物則燕寢有夾與箱矣
此數語見釋宮增注單行本鄉黨圖考所載無之

據玉藻云諸侯日出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

小寢釋服下卽云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

是諸侯每日常食在燕寢也諸侯退食在燕寢則天子亦然

皇清經解

卷五 臺

胡王政燕寢考

三

故有閣以庋食也天子燕寢如諸侯路寢有左右房左右夾
室諸侯燕寢東房西室唯一房無左右夾室故閣但於房
中設之此亦可證諸侯燕寢與天子異制也

又按庋食之制天子諸侯大夫同用閣士用坫

閣與坫宜有
異經云大夫

七十而有閣則未七十
者與士同用坫可知

其設之天子於夾室諸侯大夫士於

房中以經云公侯伯子房中五大夫士不言所在明與公侯

伯同可知經云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注云大夫言於閣與

天子同處謂大夫以上與天子同庋食於閣對土別爲坫以

庋食不得用閣言之非謂亦於夾室也燕寢之制自諸侯以

下皆無夾室孔正義云大夫既卑無嫌故亦於夾室而閣三

蓋誤釋注意

爾雅釋宮無東西箱有室曰寢言
寢制也廟寢如是則燕寢亦然

又按大夫燕寢無夾室而左傳豎牛寘饋于介而退杜氏云
个東西箱者彼是疾病處正寢故有箱此內則所陳是每日
燕食之制在燕寢故也

夫人門升自阼階立於阼西鄉妻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注
入門者入側室之門也大夫以下見子就側室疏知入側室之
門也者上文云妻將生子居側室至此三月之末未有妻出之
文則知恒在側室此云夫人入門謂入側室之門但側室在燕寢
之旁亦南鄉故有阼階西階夫立于阼西嚮但卿大夫之室唯
有東房妻抱子出自房者出東房當楣東面立與夫相對

按側室燕寢之一名與燕寢同制正義謂唯有東房甚是列
女傳云子在內中內中即室中是妻與子當居在室也妻居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胡主政燕寢考

四

在室而云抱子出自房則知室與房有戶以相通矣由室至
堂必自房而出則知室之南無戶以達於堂矣若謂妻本居
在房則經當云妻抱子出房不必云出自房出自云者正謂
室與堂無戶以相通而出室必由房乃得至堂也自由此足
證一房着之室戶與左右房者異而鄭氏詩箋之說於經為
有據矣

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

按據下云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則此所居為燕寢明矣
曲禮云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室中之位以奧為尊為人子者
不主奧則父所居常在奧可知矣奧是室中西南隅凡居奧
者必東面儀禮每言席于奧東面東面而當戶則室之戶在東而達於

房又可知矣然則居恒當戶者卽謂居恒在奧也注釋當戶爲鄉明鄉黨圖考辨之云居室則戶當闔室有牖所以爲明非以戶爲明如開戶則有風寒豈可常當戶而坐乎檀弓孔子蚤作章因感兩楹間之夢有泰山梁木之歌旣歌而入當戶而坐謂坐於堂而當戶爾日偶然如此記禮者因此遂謂君子之居恒當戶恐不然矣堂上以戶牖之間爲尊位當戶非尊室中以奧爲尊位如與弟子同坐豈長者當戶而弟子居奧乎無是理也按江氏謂室中以奧爲尊位甚是而疑居恒當戶之說恐不然由未明燕寢之室戶在東而此經所居爲燕寢故也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胡主政燕寢考

又按經云寢恒東首與士昏禮異者昏禮寢于奧北止北止則南首彼是成昏之禮此是平日常居之禮故不同也旣久記云寢東首于北墉下彼疾病居正寢亦云東首者蓋居則主奧寢則東首無問正寢燕寢皆然此經爲燕寢之制燕寢室戶在東故以當戶明所居之在奧也

儀禮士昏禮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注寢者之室也鄭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自然別有寢

按昏禮六禮皆行於廟成昏則在寢注云寢墀之室則此寢爲燕寢明矣

設洗于阼階東南

饌于房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

尊于室中北墉下注墉牆也

尊于房戶之東注夫婦酌於內尊其餘酌於外尊尊于室中者爲內尊尊者爲外尊

按自上陳三鼎至此皆親迎之期壻家陳設器饌於燕寢之事據經云尊于房戶之東足證燕寢爲東房西室之制而房之南無夾室明矣蓋正寢有左右房堂之東西序外又有夾室故房戶逼近序內而房戶之東爲地無多燕寢唯有一房房在東室在西房之戶較左右房者爲近西而其南又無夾室故房戶之東得有餘地以設尊儀禮一經凡陳器物無有在房戶之東者惟此云尊於房戶之東亦足爲燕寢東房西室之明證也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于奧夫人

皇清經解

卷五 臺

朝主政燕寢考

六

于室卽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注媵沃壻盥于南洗御沃婦盥于北洗

按自此至媵侍于戶外呼則聞鬻論成昏於燕寢之事經云婦至主人揖婦以入者謂人大門也及寢門揖入者謂燕寢之門也上云設洗于阼階東南此云升自西階則燕寢有東西階矣注云御沃婦盥于北洗據下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所謂北洗則燕寢亦房中半以北爲北堂矣

詩焉得萱草言藹之背傳背北堂也此詩爲婦人思其君子而作當卽指寢與之地言之是燕寢有北堂之明證 經云夫人于室

卽席不言由房入室者省文猶之下經婦廟見盥于門外婦執筭菜祝帥婦以入室

注入室也 由門外而入必先入門乃入室 經總言人者亦爲省文也

贊者徹尊幕舉者盥出除鼎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面北上匕俎從設

柶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

贊洗爵酌醕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荅拜

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爵拜皆荅拜

按上經云尊于房戶之東則此云戶外尊謂房戶也下云入

戶亦謂房戶不別言房者兼室戶在內謂先入房戶乃入室戶西北面奠爵

云贊戶內北面荅拜是室戶內

主人出婦復位疏直云主人出不云處所案下文云主人說服

于房矣則此時亦東房矣

按主人出者謂從室出房故下直云主人說服於房明此時

皇清經解

卷五 臺

胡主政燕巖考

七

出在房也

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尊否

主人說服于房騰受婦說服于室御受

御衽于與騰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

主人入親說婦之纓注入者從房還入室也疏知從房還入室

者夫前出說服於房今言入明從房入室也

按據此注云入者從房還入室則是房與室有戶以相通而

室之南無戶審矣或疑經云主人出者謂室向堂開戶從室

出堂從堂而入于房主人入者亦謂從房出堂復由堂而還

入于室然經何以但云主人出不云入房但云主人說服於

房主人入不云出房入室儀禮經文最爲詳悉不應此節于

房不記所入亦不記所出也惟燕寢之室向房開戶出卽在房故經直云主人出主人說服于房而無入房之文直云主人入卽知其由房入室而不必更著出房之節如果室與房不相通而出必由堂而入房入必出房而由堂以入室則經卽從略注必明之曰主人出者出室而入于房主人入者從房出入于室何以但云從房還入室也且以特牲少牢禮證之廟之制如正寢有左右房房與室皆向堂開戶而不相通故特牲主婦致爵主人在室其出也經曰主婦出反于房少牢主婦獻尸在室經曰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入戶室西面拜獻尸是出室必云反于房出房必云入室以此例之知經但云主人出主人說服于房主人入無出房入房之文爲室與房相通而室戶之外卽爲房明矣

皇清經解

卷之三十一

胡主政燕寢考

八

燭出媵餼主人之餘御餼婦餘贊酌外尊醕之注外尊房戶外之東尊

媵侍於戶外呼則聞

按此戶外當爲房戶外楊氏儀禮圖媵侍於房戶之外甚是蓋燕寢之制東爲房西爲室堂上惟房有戶室則無戶而有牖故戶牖之間亦爲正中若室向堂復有戶則必在牖之東而二戶一牖偏列不成制度矣詩七月云塞向墜戶下卽云入此室處則爲燕寢之制無疑據毛傳云向北出牖也正義云爲寒之備不塞南窗是燕寢有南牖有北牖矣若正寢則有南牖無北牖別有向燕寢之室在旁開戶故于北復開一牖以

媵考一篇詳之

取明經云尊于室中北墉下不云北牖下又似北唯有墉而無牖者以婦位在尊西南面設尊之處不正當中而偏於東故云北墉下也

又按或疑昏禮爲燕寢之制于經無據安知成昏非在正寢然經雖無文注已明言之矣下云夙興婦沐浴纒笄宵衣以俟見注云俟待也待見於舅姑寢門之外則此寢爲子之寢矣禮記昏義云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注云降者各還其燕寢婦見及饋饗於適寢按注但言婦見及饋饗在正寢則成昏在燕寢明矣蓋正寢以行禮燕寢以燕息成昏不當在正寢故知此經爲燕寢之制也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一 胡主政燕寢考

側戶出公拊楹而歌

按此室卽燕室說文云側旁也燕室不正向堂開戶而在旁開戶故云側戶是亦室戶在東之一證也據云拊楹而歌則燕寢堂上亦有楹也

尙書大傳古者后夫人將侍于君前息燭後舉燭至于房中釋朝報襲燕服然後入御于君雞鳴大師奏雞鳴于階下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也

按古者進御之法皆在君之燕寢此云至于房中然後入御于君又云鳴佩玉于房中告去則燕寢之制房與室有戶以相通而由房入室爲確不可易矣此諸侯之制若天子燕寢如諸侯之路寢有左右房房與室各向堂開戶而不相通傳

云后夫人者蓋連文言之其實此傳所云專爲諸侯之制觀
下言君及單言夫人可見蓋天子路寢爲五室之制燕寢爲
左右房之制諸侯路寢旣爲左右房燕寢當降於路寢故爲
東房西室也

又按家墨莊承琪云漢書量錯傳家有一堂二內疑亦古人
燕寢東房西室之制此說甚是蓋宮室之制內爲房室外爲
堂正寢則室與左右房而爲二燕寢則一房一室而爲二故
云二內此傳雖是居民之制然亦可證古者東房西室之法
至漢猶有存也

附考注疏東房西室誤說

儀禮大射儀宰胥薦脯醢由左房注左房東房也人君左右房
皇清經解卷十五章 胡主政燕寢考

十

疏以人君左右房故云左房對大夫士東房而已故云東房
不言左以無石所對故也

公食大夫禮記宰夫筵出自東房注天子諸侯左右房疏天子
諸侯左右房以其言東房對西房若大夫士直有東房而已故
直云在房也

禮記禮器君在阼夫人在房注天子諸侯有左右房疏以卿大
夫以下唯有東房故鄉飲酒鄉射尊於房戶間賓主夾之無西
房也知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以士喪禮主婦鬢于室在主人
西喪大記君之喪婦人鬢帶麻于房中亦當在男子之西故彼
注亦云則西房也又顧命云天子有左右房此云夫人在房又
云夫人東酌鬯尊是西房也故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

喪大記婦人髻帶麻于房中注婦人之髻帶麻于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疏案士喪禮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於房鄭注云釋髻髮宜於隱者是主人等括髮在東房士喪禮又云婦人髻于室以男子在房故婦人髻于室大夫士雖有東房故也此經兼明諸侯之禮有東西房男子既括髮于東房故知婦人髻及帶麻于西房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者欲明經中房是西房也天子路寢制如明堂熊氏云左房則東南火室也右房則西南金室也諸侯路寢室在于中房在室之東西也

陳氏禮書云諸侯路寢與大夫士之室皆東西房士喪禮男

子髻髮于房婦人髻于室喪大記主人卽位于戶內婦人髻于房士禮婦人髻于室在男子之西則諸侯之禮婦人髻于

皇清經解卷五言鑿 胡主政燕寢考

十一

房爲西房矣士亦有西房而婦不於此髻者尊卑之別然也鄉飲酒記云薦出自左房鄉射記曰出自東與大射諸侯擇士之宮宰薦脯醢由左房其言相類蓋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鄭氏曰大夫士無西房誤矣楊氏儀禮圖亦引其說謂鄭注未必然

季氏儀禮釋官云按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

賓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又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當及江增注云按堂後室居中左右有房上下之制室皆同若東房西室則室戶偏偏西室上設牖行禮皆不得居中疑古制不如此左房無北墻有北室北階異於右房故凡陳器服及婦人立位常在此經或省文彈言房卽如是東房非謂無西房右房也而經與記亦有言左房東房右房者則上下同制可知自天子降殺至士亦左右房其室雖逸狹亦足以行

禮先儒東房西室之說由鄉飲酒義而誤

敖氏儀禮集說云聘禮賓退負右房而立記曰鄉館於大夫而此云負右房則大夫之家亦有左右房明矣

萬氏儀禮商云鄉射禮曰賓南而眾賓之席繼而西鄭謂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無右房若是則賓席牖前固當西北矣然而實逼西序席西餘地無幾何能容眾賓之席陳用之云大夫士房室與諸侯同乃得其解矣

儀禮聘禮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退負右房而立疏大夫士直有東房西室天子諸侯左右房今不在大夫廟於正客館故有右房也

儀禮商云余於鄉飲酒謂大夫士若無右房則賓坐西北已

皇清經解

卷三言室

胡主政燕巖考

十一

逼西序不容眾賓之席以爲必有西房茲于聘禮還玉賓升自西階受圭退負右房而立則明言有右房矣據此經云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而曾子問有言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賈疏因謂此負右房或不在大夫廟而于正客館故有右房意若以舍于大夫則不當有右房也予謂古者之邦交不一所以待客者當必非一處而古者上下之等威甚辨所以待國君與待外臣者當必不從同卽令舍聘賓于公館亦必大夫之館而非諸侯之館也在此經明言館于大夫乃因有右房而指之爲諸侯之公館可乎且賓之去也釋皮帛于館堂賓不致主人不拜果公館而有主人乎

若公館當稱館人不得稱主人

按大夫士宗廟與正寢同制俱有右房聘禮經已有明文鄭
惟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致滋孔賈之惑按天子宗廟路寢
堂亦不得有左右房鄭注已自相違戾爲五室之制如明
堂氏謂左房爲火室右房爲金室亦非諸儒反覆辨論詳矣
然東房西室之說鄭氏當有所受必非古人無此制度而鄭
氏意造爲說其注禮時以解宗廟及正寢蓋出傳聞之誤未
及審定至其箋詩則固明以一房者爲燕寢之制證之內則
士昏禮諸經俱合鄭學至箋詩而大成惜孔穎達詩疏不能
申明其義後儒又徒知大夫士無右房之說爲非而不知其
爲燕寢之制於鄭氏詩箋亦弗深考也

尙書大傳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
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
皇清經解 卷五 書經 胡主政燕寢考 七 士

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伯子男五雉三分其廣
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
分其廣以二爲內以一爲高有室無房堂注廣樂間相去也雉
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高穹高也今士禮有房此云無房
堂也

按張氏惠言儀禮圖據此傳謂人君東西房皆有堂大夫士
西房爲室制有北壁故西房不得房名以此爲東房西室所
由誤又謂傳或當云士無右房堂鄭不能定其脫字然此傳
所言多與經不合又無大夫之制則其爲殘闕無疑未可執
此爲言西室者解也

周禮隸僕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注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唯祧無寢詩云寢廟釋釋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疏知周天子七廟惟祧無寢者此云五寢下云小寢大寢不言祧之有寢明二祧無寢也引詩云寢廟釋釋者欲見前廟後寢故云相連之貌也按爾雅釋宮云有東西廂曰廟無曰寢寢廟大況是同有廟無廂爲異耳必須寢者祭在廟薦在寢故立之按昭十八年鄭災簡兵大蒐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者彼廟不在宮中地隘故廟寢別處也賈氏聘禮記疏又云廟有南其寢在道北是其前曰廟後曰寢

按自天子至士皆有廟有寢廟在前寢在後廟所以象生人之有正寢也寢所以象生人之有燕寢也廟之制與正寢同皇清經解卷三官零 胡王政燕寢考 十四

則寢之制宜與燕寢同故因考燕寢而及之據鄭注以爲寢廟釋釋相連貌則寢與廟不別處明矣

祭祀修寢注於廟祭寢或有事焉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疏疏只在寢不在廟連廟言之者欲見是廟之寢非生人之寢故也大喪復於小寢大寢注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禮記月令寢廟畢備注凡廟前曰廟後曰寢疏廟是接神之處其處尊故在前寢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爲卑故在後但廟制有東西廂有序牆寢制惟室而已故釋宮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是也

爾雅釋宮室有東西廂曰廟注夾室前堂 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注但有夾室按室今本譌爲寢依儀禮聘禮記疏引改正經文室與廂

對廟與寢對寢是大名室是其中之細別據經云有室曰寢則作室爲是邢疏云但有大名室者曰寢是邢氏所見注本亦作室字後人譌爲寢耳疏凡大名有東西廂夾室及前堂有序牆者曰廟但有大名者曰寢

按孔賈疏義引此經皆以寢爲廟之寢是廟寢無東西廂矣廟寢無東西廂則燕寢之制自諸侯以下亦無東西廂可知天子有左右但孔及邢又以寢無序牆恐未必然有廂者廂在序外無廂者序當近邊與後壁相接若無序牆恐不成制度也

左傳昭公十八年子大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疏其廟當在宅內以其居處狹隘故廟在道南寢在道北也寢卽游吉所居宅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明主政燕寢考

五

按此傳當以孔疏之說爲是其寢其字指大叔言不指廟言李氏儀禮釋官引此傳謂其寢非也賈氏疏禮引以爲廟寢之證於是後人遂謂廟與寢中有道以隔之而廟寢之制紊矣此寢卽爲廟寢亦是因地迫狹故於道北爲之未可爲典要也

庶人寢室考

儀禮聘禮記鄉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注館者必於廟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疏自士以上有廟者必有寢庶人在官者工商之等有寢者則無廟故祭法云庶士庶人無廟祭于寢是也

禮記王制庶人祭於寢注寢適寢也疏此庶人祭寢謂是庶人在官府史之屬及尋常庶人此祭謂薦物以其無廟故惟薦而

已薦獻不可褻處故知適寢也

按士以上有適寢有下室庶人則未必有適寢但有下室而已以適寢所以行禮而禮不下庶人故也此祭於寢當爲廟之寢士以上有廟有寢祭在廟薦在寢庶人則但爲寢以薦其先祭法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注凡鬼者薦而不祭庶士府史之屬其制與士廟後之寢當亦不殊但無廟爲異據聘禮記士館于工商工商之寢以館士則其爲廟之寢無疑蓋亦在下室之東爲之與下室別爲門牆若適寢當卽在下室之前逼近內處出入必由于此恐非所以爲館客之地也

內則庶人無側室者及月辰夫出居羣室疏以無側室妻在大寢妻將生子故夫出避之

皇清經解

卷三

王真 胡主政燕寢考

共

按士以上妻與夫異室庶人則或同居一室以七月詩云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疑同在一室大車詩云穀則異室或指士以士言之故及月辰夫出避之羣室者蓋於其室之前隨地所宜爲之不必有一定制度故謂之羣室也

詩七月穹室熏鼠塞向墀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傳向北出牖也墀塗也庶人墀戶箋云曰爲改歲者歲終而一日齋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氣而入所穹室墀戶之室而居之疏爲寒之備不塞南窗故云北出牖也

按庶人寢室之制經少明文據此經爲庶人之制則是室有牖有戶與士同矣上云蟋蟀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則是屋有宇其下當宇之處亦得宇名矣士喪禮宇西階上注宇栝也說文字屋邊也宇是屋檐垂

邊之處凡言宇者皆謂其地此云在宇在戶而唐風云蟋蟀
上當宇非謂在屋宇之上也
在堂則是庶人亦有堂矣
詩云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正
義云士禮受女於廟堂庶人雖無廟亦當受女於寢堂則是
其寢亦有堂矣
據禮器云士堂二尺以次差之庶人之堂其
一尺與丰正義又云人君之禮尊故於門設塾庶人不必有
塾則是門之制與士以上異矣
至士之室有房庶人則無文
疑不能決也

又按庶人所居有室有廬室在邑中廬在田野
詩云中田有廬其制
或於檐下爲壁壁間開門而不必有堂
左傳所謂吾儕小人皆有闔廬以避燥濕寒暑是也

刑部山西司郎中臨川李秉文刊

胡主政燕寢考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七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零一

嘉慶生員葉維校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零二

學海堂

研六室雜著

績溪胡主政培翬著

大夫二朝考

陳氏禮書謂卿大夫有二朝本於國語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自卿以下合官職于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又曰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韋昭注云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也陳氏以韋注為非蓋疑外朝如韋說則仍是君之朝而非私朝培翬以考工記證之而知韋氏之說不可易也記曰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云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賈疏云九卿之九室在門外正朝之左右為之此天子制諸侯治朝之兩旁亦當有室但其數無九耳據此則韋氏所謂君之皇清經解

卷三 三書

胡主政研六室雜著

一

公朝者非謂路門外每日朝君之所乃謂正朝之兩旁

正朝即治朝

諸臣治事之處其地在公朝而實為私朝考工記謂九卿朝焉是也

大夫以下有府史胥徒之屬為私臣故治事之處亦謂之朝韋以地在公朝故繫公朝言之

玉藻曰朝

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

然後適小寢釋服蓋古者君臣每日朝於治朝既畢君退聽政

於路寢諸臣聽事於治朝兩旁之室俟諸臣聽事畢退歸然後

君適小寢故敬姜云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若以韋氏所云

公朝為即指君之正朝則每日視朝一揖而退安所謂業君之

官職者近人又以二朝皆在大夫家內尤非據玉藻云將適公

所居外寢下云乃出揖私朝

注私朝自大

夫家之朝也是大夫家內止有一

朝然則大夫所謂二朝者其一在自己家內玉藻所云及左傳

伯有嗜酒朝至未已叔孫昭子朝其家眾論語冉子退朝者是其一在公朝之兩旁考工記所言者是詩鄭風緇衣傳云緇黑也卿士聽朝之正服也聽朝謂聽事于治朝兩旁之室箋云緇衣者居私朝之服也孔正義申之云退適治事之處為私對在天子之庭為公之館在天子之宮內即下句適子之館是也箋又云卿士所之官內卿士各立曹司有廬舍以治事足證韋氏之說與毛鄭合而二朝之制無庸異議矣

釋韎

韎者茅蒐染韋之名

詩韎韐有奭傳曰韎韐茅蒐染韋今本草作韋誤也一入曰韎今本脫入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五

胡士政研六室雜著

二

字此依詩疏所引定本說文亦云韎茅蒐染韋也一入曰韎汲古閣本入訛又宋

本不從韋聲蓋本毛傳說文敘稱詩毛氏左傳正義引賈逵國語

注引三君三君謂賈虞唐竝云一染曰韎一染與一入同鄭氏士冠

禮韎韐注云合韋為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是韎為茅蒐染韋之名若染帛用茅蒐則一染謂之緇不名韎也

其色赤黃

鄭氏玉藻一命緇韍注云緇赤黃之間色所謂韎也此解韎字為確詰爾雅一染謂之緇說文緇帛赤黃色爾雅郭注以紅是赤白之閒色宜有別染帛謂之緇染韋謂之韎因事異名而其色則

同以皆一入故也爾雅又云再染謂之楨三染謂之纁此皆言茅蒐染赤法韎一入赤色淺近黃故為赤黃色鄭氏雜問

志以淺赤韋釋韎韋亦與玉藻注合杜氏左傳注徑云韎赤
色殊未審別說文舡韎本字注云士無市韎本有舡其色韎

賤不得與裳同司農曰裳纁色是許君以一染之韎爲淺於
三染之纁故云其色異若以韎爲卽赤色則玉藻之纁韎赤
韎奚以分許君又何爲用其區別乎

梁韋以爲蔽膝曰韎韠

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韠注曰韎韠纁韎也合韋
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詩韎韠有奭傳曰韎韠茅蒐染
韋也一入曰韎韠所以代韠也箋曰韎韠祭服之韠合韋爲
之其服爵弁服紂衣纁裳也說文曰韠制如楛缺四角爵弁
服其色韎凡經傳言帶言韎言韠言舡者皆是蔽膝鄭氏采

皇清經解

卷五十五

胡主政研六堂雜著

三

芾太古蔽膝之象玉藻注云韠之言蔽也又云韎之言亦唯蔽也說文韎韎轉相訓云所以蔽前又云士無韎有舡
冕服謂之芾芾與韎同說文本作市韎以韋爲之故旁从韋
芾者皆是假字易經之朱紱乃後代俗字魏晉以其皮弁朝
後用絳紗爲韎故改從糸王弼據以入經非也

服元端之等皆名爲韠士之爵弁服與冕服大同爵弁與冕

旒爲異又與冕而不得名爲韎者以大夫以上有山火龍章

之飾謂之韎明堂位有虞氏服韎夏后氏山股火周龍章注

已士無飾則但本其實言之謂之舡言其合韋爲之也又其

服以助君祭尊於皮弁朝服之等故亦不名爲韠此舡之名
唯施於士之爵弁服他服無此稱玉藻又名纁韎者以其一

命之中兼有子男之大夫飾以山又士不得服冕大夫得服
冕服助祭故變舡言韎若儀禮士冠禮士喪禮諸篇則皆言

鞞無言鞞者士冠禮魯弁服鞞鞞士喪禮陳爵弁服鞞鞞又云設鞞帶此其證也鞞言其質鞞言其色鞞之言鞞鞞猶芾之言朱芾赤芾鞞之言爵鞞素鞞也

染韋以爲戎服曰鞞韋

左傳有鞞韋之跗注杜注鞞赤色

當云淺赤色

戎服若袴而屬於

跗與袴連周禮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鞞韋爲弁又
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卻至衣鞞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伍伯
緹衣古兵服之遺色說文緹帛丹黃色賈疏左傳賈服等說跗謂足

跗注屬也袴而屬於跗

國語卻至以鞞韋之跗注韋昭云跗注兵服自要以下屬於跗若據

鄭雜問志則以跗爲幅注亦爲屬以鞞韋幅如布帛之幅而
連屬以爲衣而素裳六月詩疏引雜問志作鞞韋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也以淺赤韋爲

皇清經解

卷三百零

胡主政研六室雜著

四

弁又以爲衣而素裳白帛也跗注作不

注者古字不跗通見小雅常棣鄭箋既與諸家不同又與

此注裳亦用鞞韋有異者鄭君兩解此注與賈服同裳亦用
鞞韋也培翬按鄭氏此注與賈服同而亦異據賈服之義則

下不爲裳其制如袴而連屬於跗據鄭氏之義則以爲有衣

有裳不相連但跗注之義當如賈服諸家之說其解韋弁服

當以鄭氏司服注爲正兵服用韋爲衣裳者取其堅而制爲

跗注者卻至所獨不與眾同故楚子表而異之不然兵事服

鞞韋是其常國語何以獨云卻至以鞞韋之跗注三逐楚共

王卒乎又鄭氏詩箋云天子之服韋弁服朱衣裳司服注云

以鞞韋爲裳引左傳及漢制證韋爲鞞色而雜問志又云素

裳者據左傳均服振振謂戎事上下同服則卿大夫卽戎當

用韎爲裳韎亦朱類也雜問志蓋鄭氏未定之論○又韎布見儀禮聘禮鄭氏注蓋以茅蒐染布謂之韎布也然韎布他書無考疏家謂聘非兵事服韋弁不可純如兵服故鄭疑用韎布爲衣而素裳

又通其義於樂曰韎樂

周禮韎師掌教韎樂注鄭司農說以明堂位曰韎東夷之樂明堂位今讀如味飲食之味杜子春讀韎爲莠莖著之莠元謂讀如韎韎之韎賈疏云後鄭讀爲韎韎之韎者欲取韎爲赤色禮記檀弓云周人大事斂用日出鄭云日出時亦赤則東夷之樂名韎者取色赤東方之意按韎爲東夷之樂日出東方色蒙昧微亦有韎義故言韎據後鄭所讀是亦取義於皇清經解

卷三頁零 胡主政研六室雜著

五

韎韎也

經傳凡言韎者皆名其色

韎字見儀禮毛詩左傳周禮皆據色而言謂以韎色之韋爲韎以韎色之韋爲服也說文韎字注云其色韎尤可證韎是色名鄭氏以緹釋韎又以韎釋緹謂爲赤黃之閒色杜氏解左傳亦訓爲色

自鄭氏以聲詁韎而韎字之本義晦

鄭氏詩箋曰韎韎者茅蒐染也茅蒐韎今本此下聲也駁異

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閒言韎此下孔疏引聲如茅蒐培翬按

茅蒐韎聲此鄭氏增出一義非韎之本義也韎是染韋之色

名非草名古人制字有義由聲出者有義本形具者此韎字

先有義而後有聲非由聲得義蓋以韋一入茅蒐染赤其色

蒙昧不甚鮮明故制韎字旁从章而取末聲兼有味義韎與周禮韎樂亦作昧可證凡染章不如染絲帛之鮮明故有味義毛公之傳詩許氏之說文解

字賈虞唐諸君之注春秋傳俱云一入曰韎此古訓相傳如是卽韎字之本義如是自鄭君創爲聲論於是章昭沿之以

解國語謂急疾呼茅蒐成韎一若此字由呼茅蒐爲韎故名然則茅蒐亦以染絳豈可云茅蒐絳聲茅蒐亦以染縹豈可

云茅蒐縹聲況說文韎字从章末聲古讀韎音與茅蒐本不相近必以爲義由聲出似鑿矣

孔氏兼韎言聲而鄭氏之義亦晦

孔氏詩正義申鄭箋云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韎韎故名

此衣爲韎韎也又云古人謂禱爲茅蒐讀茅蒐其聲爲韎韎

皇清經解 卷三 齊室

胡主政研六室雜著

六

故云茅蒐韎韎聲也按鄭箋本無韎字國語注所引甚明左傳

正義引亦韎是合章爲之所以代韎鄭君以茅蒐爲韎聲不

無韎字 韎是合章爲之所以代韎鄭君以茅蒐爲韎聲不

以茅蒐爲韎聲孔氏此疏違失箋意并士冠禮之注亦不得

其讀矣士冠禮注今齊人名禱爲韎韎之制似韎孔詩疏

引注云今齊人名禱爲韎韎疏出注云韎之制似韎皆誤甚此注當以韎字絕句韎韎屬下爲句云韎之制似韎者以韎韎形象經無明文韎制具於玉藻故假以明焉

燕言韎者因上引經韎而及之且以韎染韎韎卽得名韎不得名韎韎戴侗六書故韎韎二字下引此注句不誤許士冠禮注

茅蒐經名茹蔥不名韎也

爾雅茹蔥茅蒐詩云茹蔥在阪毛傳卽本爾雅爲訓是茅蒐

一名茹蔥也鄭注士冠禮云今齊人名禱爲韎蓋染韎用茅

蒐當時遂有名茅蒐爲韎者然經之韎字實不如此訓茅蒐

可以染韎不得徑以韎爲茅蒐名猶之茅蒐可以染絳漢時亦名茅蒐爲絳草見國語注然不得徑以絳爲草名賈氏儀禮疏謂周公時名蒨草爲韎草尤誤周公作爾雅第二茹蘆茅蒐不名茅蒐爲韎鄭云今者明據當時而言卽蒨之名亦出於後人陸璣詩疏云茅蒐卽今之蒨草爾雅郭注云今之蒨也此可證蒨爲後人名矣

培翬讀儀禮士冠禮韎韐注疑賈疏及詩孔疏之誤作士冠禮注正讀兼訂詩韎韐有奭傳箋誤字張孝廉阮林見之爲廣其義作韎韐然鄭氏茅蒐韎聲之說非韎字本義鄙見頗疑之前以賈孔二疏違失注意專爲審別未申此旨且韎韐韎韐章諸說亦多紛煩因考之毛皇清經解卷三十五胡主政研六室雜著

七

詩左傳周禮儀禮說文更作斯篇復於阮林未知於經有合否也嘉慶壬申十二月除夕前三日識

儀禮姑姊妹說

禮多言姑姊妹惟儀禮士冠禮冠者冠畢見姑姊不言姊喪服經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姊妹不言姑鄭氏注曰不言姊妹者姊卑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培翬按泉水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謂不言姊妹卑斯其例矣至喪服小功章之不言姑將謂舉姊妹可以概姑然何以不言世父叔父乎喪服經言爲人後者爲本宗之服三一曰爲其父母二曰爲其昆弟三曰爲其姊妹是三者一爲人後卽有之是凡爲人後者之所同也若本生姑惟出後在稍疏者有之苟後於同祖之世父

叔父則姑卽其姑無本宗與所後之別經殆以凡人所同者可
定爲制而非凡人之所同者將言之不足以該則不言也是以
喪服經爲人後者爲本宗服亦不言世父叔父也喪服經傳一
篇言姑姊妹
者十有五其言姊妹者惟此與從交姊妹二支耳爲人後者之
不言姑以姑與姊妹有殊至從交姊妹卽從父之女支係從父
之言之故不得言姑鄭氏此注
於全篇大例似尚未周察一或曰然則姑與世叔父將遂服其
本服不降斂曰非也凡經所不言者其服以所後之親疏爲斷
當於經所云若子者求之若子者謂爲所後
者之親如親子

校儀禮聘禮鄭注脫字兼考郊制

聘禮賓及郊注云郊遠郊也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
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也近郊各半

之依賈疏申鄭義謂畿方千里王城面五百里以百里爲遠郊

皇清經解

卷三頁三

胡主政研六室雜著

八

若公五百里中置國城面二百五十里故遠郊五十里是皆以
五之一爲遠郊也又云自此以下至子男差之可知則侯四百
里面二百里以五之一爲遠郊當四十里子二百里面百里以
五之一爲遠郊當二十里是其差不當云侯伯三十里子男十
里也竊疑鄭注侯下脫四十里三字子下脫二十里三字然無
左驗不敢定其然旣而讀毛詩魯頌孔疏引鄭此注正作遠郊
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然後知孔
賈所見本同而今所傳注本之脫誤無疑夫郊之里數視地廣
狹爲差周制五等之封見於司徒侯與伯子與男封疆廣狹旣
殊則郊制不得合爲一明甚若僅分爲三等則尙書大傳云百
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

之郊此夏殷制非周制也亦不得爲五十里三十里十里矣又按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坳郭注云邑國都也假合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各十里也詩疏引孫炎曰設百里之國五者之界界各十里與郭義同據此則二百里之國五者之界各二十里三百里之國五者之界各三十里四百里之國五者之界各四十里五百里之國五者之界各五十里可知邢疏引聘禮注亦作侯四十里子二十里雖邢疏多本詩疏然亦可見宋初鄭注尙未譌脫也近邵氏作爾雅正義不能援詩疏以校正鄭注而反削去邢疏之文據儀禮譌脫之注牽合附會是其一失然則郊制天子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上公遠郊五十里近郊二十五里侯遠郊四百里近郊二十里伯遠郊三十里近郊十五里子遠郊二十里近郊十里男遠郊十里近郊五里以司馬法白虎通杜子春禮注鄭氏書序注司馬法王國百里爲遠郊白虎通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杜子春周禮載師注亦云然鄭康成尙書君陳序注云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及此注類而察之蓋可徵也

論語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辨

此節唯小童句係夫人自稱餘皆屬他人稱謂之辭稱諸異邦亦是邦人稱之經文條貫甚明禮稱君於他國曰寡君稱君之夫人於他國曰寡小君雜記夫人薨赴於他國曰寡小君不祿此確證也聘禮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注云致辭當稱寡小君又聘禮記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注云此贊拜夫人聘享辭明寡小君是臣下對他邦人釋辭之稱非夫人自稱審矣俗解

皇清經解

卷三百五

胡主政研六室雜著

九

因曲禮有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之文遂指爲夫人自稱然則云寡小君不祿亦可爲夫人自稱乎曲禮當屬記者之誤孔疏謂古者諸侯相饗夫人亦出故得自稱考之禮饗食主賓皆有擯贊傳辭亦無夫人對他國君自稱之禮內宰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是其證況論語無自字與記文本異考古者當據論語以訂曲禮之非不當因曲禮而滋論語之誤也

廋縣浮沈解荅馬水部

承詢爾雅廋縣浮沈之義謂廋縣不當訓爲埋

孫炎云埋於山足曰廋埋於山

上曰縣邢疏云廋謂埋藏之

廋當與禮經閭皮食義同培鞮按尊見甚確玉

篇云皮閭也廋同皮引祭山曰廋縣可證但爾雅儀禮周禮三經文各有當而義無妨鄭志疑爾雅文雜不可據以難禮周禮

皇清經解

卷五言卷一

胡主政研六室雜著

十

賈疏以廋縣爲異代法似皆非爾雅云祭地曰瘞薶

通作狸又作埋

山曰廋縣祭川曰浮沈儀禮云祭山邱陵升祭川沈祭地瘞周

禮云以狸沈祭山林川澤

鄭注祭山林曰埋祭川澤曰沈

按瘞狸是以牲玉埋

藏於地中廋縣則有陳列之義李巡云祭山以黃玉以璧廋置凡上邢疏云縣謂縣其牲幣於山林中其說良近蓋古者祭山

之法先廋縣而後埋之故祭山又名旅旅臚陳之也山海經凡祠山多言肆瘞郭注云肆陳之也陳牲玉而後薶藏之此先陳

後狸之證廋縣蓋旅陳之義祭山先廋縣而後埋故亦得名埋對文則祭地爲瘞埋祭山爲廋縣有異散文則通惟祭川是以

牲玉投置水中不得名埋

詩疏謂祭川沉而復埋非是

故名浮沈或名沈凡

以物入水通謂之浮沈詩云載沉載浮舟浮物亦云沈可見浮

沈無定稱或欲分牲爲浮玉爲沈非是周禮小子職凡沈辜侯
禳飾其牲鄭司農云沈謂祭川則牲亦言沈也祭川或言浮沈
或言沈猶爾雅祭地曰瘞埋儀禮云祭地瘞文有詳略而義不
殊儀禮祭山邱陵不云瘞縣而云升者對沈言之山高故言升
川下故言沈
且兼明就祭之意鄭注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其處祭之
非望祭言瘞縣則其盟祭也按就祭是就其處祭之
就義不明故言升其實名異義同賈疏升卽瘞縣也周禮止云祭山林
川澤無祭地之文故祭山林亦通謂狸此三經詳畧異同之義
謂爾雅瘞縣爲卽周禮所謂狸固非而以周禮疑爾雅亦非也
故繼公又疑儀禮此祭多
與周禮不合亦未深考

與張孝廉論闕闕楸

尊著闕闕說以許氏說文解案闕俱云門楸而鄭氏解闕爲楸

皇清經解

卷五百五

胡主政研六室雜著

七

解楸闕爲一物與說文異乃援據史漢及各書音義疏證其說
可謂博已培翬請以其說求之於經經曰公事自闕西私事自
闕東又曰由闕右闕有東西左右之稱則闕之爲中央豎木無
疑也經曰不踐闕不履闕言踐履則闕之爲門下橫木無疑
也爾雅曰楸謂之闕則楸與闕爲一物亦無疑也惟楸之名經
無明徵然曲禮曰外言不入於楸內言不出於楸楸言不出不
入是有限域之義儀禮揚觸楸復注云楸復謂矢至侯不著而
還復是亦止限之義故鄭解楸爲門限與闕同許氏解闕爲楸
而史記馮唐傳闕以內闕以外闕與楸同漢書閻俱作闕竊疑闕闕
二者古人得通稱楸許鄭各述所傳原可並存但鄭氏之說尤
與經合也至儀禮古文之槩與周禮匠人之槩皆爲假借字而

義則殊周禮匠人之槩與爾雅在地之臬同謂於平地之中樹八尺之臬以規識日景非門中之闌鄭氏攷工記注甚明爾雅旣云在地者謂之臬又云楹謂之闌是臬與闌殊郭氏以門楹釋臬則繆矣說文槩作楹字本義訓爲木相摩周禮假槩爲臬而儀禮古文及穀梁傳又假爲門闌字鄭以儀禮今文作闌其義較顯故注經從正字不從假字說文闕字古文从洳作闕蓋古字多假借如毛詩築城伊減假減爲洳是其證儀禮古文以闕爲蹙亦是假借字鄭故從闕不從蹙矣

與家墨莊論豐字

承視大箸豐字聲義考謂戴侗六書故引唐本說文豐从豆从山辵聲古文豐作彗不从山儀禮多古文當本作彗鄭注大射皇清經解

卷三頁壹

胡主政研六室雜著

七

儀據古文故但云从豆辵聲傳寫誤加山作曲賈疏遂謂別有曲字象形爲承尊之器以此豐爲豐年字皆舛說至精至確足正賈疏之誤并可補說文之缺培翬曩讀是疏亦嘗疑之說文今本多殘闕賴古書援引尙存其舊據云豐豆之豐滿者也从豆象形一曰鄉飲酒有豐侯者按儀禮鄉飲酒禮無豐此句亦疑有脫誤聶氏三禮圖云豐罰爵象人形豐國名也坐酒亾國戴孟戒酒崔駰酒箴豐侯沈酒荷嬰負缶自戮于世圖形戒後說文豐侯之義當如此但云鄉飲酒有豐侯者則辭義不成必當有譌脫此與上豐滿另爲一義蓋叔重存經師之異說也鄭注云豐形似豆說文云从豆象形是豐字下从豆爲其近似籩豆之形故取豆形而上从曲則取諧半聲半字賈氏旣云豐字

上聲下形復以曲爲象形亦自相矛盾又云年和穀豆多有故從豆爲形尤誤釋豆字義儀禮有承觶之豐有承尊之豐燕禮大射儀及聘禮所陳爲承尊之豐公食大夫禮及射時飲不勝者之豐則承觶之豐皆與反坫無涉賈氏謂此豐若在宗廟或兩君燕亦謂之坫致爵在于上故論語云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鄭注云反坫反爵之坫是也此說亦非皇侃論語義疏云坫築土爲之禮記正義亦云形如土堆則與豐似豆之形及用木者豐木爲斲迴別明堂位云反坫出尊則坫之設在尊南非以承尊又所承者爲飲畢虛爵與儀禮之豐承實觶者又異按儀禮公食大夫禮飲酒實于觶加于豐射禮飲不勝者未飲洗觶酌奠于豐上既飲奠于豐下是豐所承者爲有酒之觶非虛爵賈疏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主政研六室雜著

三

牽合傳會類如此爰由釋尊說而並及之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零三

學海堂

春秋異文箋

仁和趙徵君坦著

隱公元年

左氏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杜注邾今魯國鄒縣也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

釋文蔑亡結反

公羊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唐石經作昧注疏本作昧

釋文婁力俱反邾人語聲後曰婁故曰邾婁禮記同左氏穀

梁無婁字昧亡結反穀梁同左氏作蔑

穀梁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唐石經作昧

釋文昧音蔑左氏作蔑

皇清經解卷三百零三 趙徵君春秋異文箋

一

謹案列國方言有語聲在後者邾婁是也有語聲在前者句

吳於越是也即人名亦然吳子壽夢寺人惠牆伊戾是也公

羊多齊言故邾作邾婁蔑昧音同義通 釋例世族譜邾今

魯國鄒縣是也 六書故邾鄒同聲實一字也春秋時邾莒

用夷故邾謂之邾婁婁亦兩音力俱切者合邾婁之音為邾

力溝切者合邾婁之音為鄒也輿地廣記曰今淄州鄒平縣

古鄒國也兗州鄒縣邾文公所遷本釋邑也有孟子冢 唐

韻正十八尤鄒古音則俱反公羊傳邾婁即鄒字以一字為

二字孟子題辭邾國至孟子時魯穆公改曰鄒 釋例土地

名魯地蔑姑蔑二名魯國卞縣南有姑蔑城 竹書紀年平

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及邾莊公盟于姑蔑 說文苜部蔑馱旁

目無精也从目人勞則蔑然从戌目部昧目不明也从目未聲昧目不明也从目未聲 五經文字昧音蔑見春秋傳此

从目
从未

二年

左無駭帥師入極

釋文駭戶楷反

羊公同左氏

梁穀無駭帥師入極

釋文亥音該又戶楷反左氏作駭

謹案駭亥音義近古或通用 說文亥奇亥非常也从人亥

聲駭驚也从馬亥聲 莊子外物篇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趙徵君春秋異文箋

二

釋文絃音駭又音該據此駭又與絃通

左氏九月紀裂繻來逆女

羊公九月紀履繻來逆女

釋文繻音須左氏作裂繻案此陸氏所据本繻作繻

穀九月紀履繻來逆女

釋文繻音須左氏作裂繻

謹案裂繻字子帛則左氏作裂繻為正公穀裂作履聲之轉

繻作綸古今字說文玉篇無綸字 說文繻繒采色从糸需

聲讀若易繻有衣臣鉉等曰漢書傳符帛也 玉篇繻汝俱

切細密之羅也綵也又思俱切帛邊也古者過關以符書帛

裂而分之若今券也 廣韻繻傳符帛綸衫綸帛也皆相俞

切 唐韻正十七薛裂上聲則音履春秋隱二年紀裂繻來
逆女公羊穀梁傳並作履綸

左氏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傳魯故也 注子帛裂繻字也莒魯有怨紀侯既昏于魯使
大夫盟莒以和解之稱字以嘉之也

公羊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 釋文紀子伯左氏作子帛

穀梁 同公羊

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
先也 釋文子伯如字長也左氏作子帛

謹案子伯之義公羊闕疑穀梁用兩或曰發傳亦傳疑之辭

皇清經解

卷三

趙徵君春秋異文箋

三

杜氏以子帛爲裂繻字與鄭氏禮注合鄭氏釋裂繻名義較
玉篇爲得而義實相輔帛伯古通假 周禮考工記弓人菑

栗不迪注元謂栗讀爲裂繻之裂疏讀從隱元年左氏傳紀
裂繻來逆女彼裂繻字子帛則爲裂破衣義 禮記內則男

鞶革女鞶絲注鞶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繪有飾緣之

則是鞶裂與詩云垂帶如厲紀子帛名裂繻字雖今異意實

同也正義云有飾緣之則是鞶裂與者言男女鞶囊之外更

有繪帛之物飾而緣之則是春秋桓二年所稱鞶裂者與疑

而未定故稱與案傳作鞶厲鄭此注云鞶裂厲裂義同也祇

謂鞶囊裂帛爲之飾又引詩云垂帶如厲者證厲是鞶囊裂

帛之飾也案彼注云而如也而厲如鞶厲也又引紀子帛名

裂繻者雖引毛詩以厲爲裂其義未顯故引紀子帛名裂繻者以證之言帛必分裂也云字雖今異意實同也者言古時厲裂通爲一字 積古齋鐘鼎彝器欵識周帛女鬲銘帛女作齊帛帛女卽伯女 經籍纂詁史記伍子胥傳伯嚭論衡作帛喜文選注作帛否 墨子備城門篇一帛尉注帛同伯

三年

左夏四月辛卯君氏卒

傳夏君氏卒聲子也又云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 注不書姓辟正夫人也 正義君氏者隱公之母聲子也謂之君氏者言是君之母

公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皇清經解 卷三百三十一 趙徵君春秋異文箋

四

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 釋文尹氏左氏作君氏

穀梁同公羊

傳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 集解不書官名疑其譏世卿 釋文尹如字周大夫也左氏作君氏

謹案公穀作尹亦聲之譌否則篆文殘脫當从左氏爲正

左氏昭二十年傳棠君尚釋文君或作尹 荀子大略篇堯學於君疇注君疇漢書古今人表作尹壽新序堯學于尹壽

日知錄君氏卒以定公十五年妣氏卒例之從左氏爲是不言子氏者子氏非一故繫之君以爲別猶仲子之繫惠公也若天子之卿則當舉其名不但言氏也或疑君氏之名別

無所見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蓋當時有此稱然則去其夫人卽爲君氏矣戰國齊有君王后

左公 癸未葬宋穆公

羊公 癸未葬宋繆公

釋文宋繆公音穆左氏作穆凡此後放此

穀梁同公羊

釋文繆音穆本亦作穆

謹案繆與穆通聲之轉耳 公羊隱元年傳注拈賢繆公釋

文繆音穆文十二年傳賢繆公也釋文繆音木襄二年傳齊

姜與繆姜釋文繆音穆 穀梁莊二十七年傳注繆公召縣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趙徵君春秋異文箋

五

子而問焉釋文繆音穆 孟子公孫丑下昔者魯繆公音義

繆音穆萬章上以要秦繆公音義繆音穆 唐韻正一屋繆

莫六切去聲則音茂禮記檀弓繆公名縣子而問焉繆音木

大傳序以昭繆註繆讀爲穆聲之誤也坊記陽侯猶殺繆侯

而竊其夫人繆音穆春秋隱三年葬宋穆公公羊穀梁傳並

作繆僖四年葬許穆公宣三年葬鄭穆公成三年葬衛穆公

襄九年葬我小君穆姜同史記魯世家大公公召公乃繆卜徐

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儒林傳繆生索隱曰繆音亾救反一

音穆音書惠帝紀繆允繆音謬通鑑晉武帝紀繆蔚註繆靡

幼反又莫六反于慎行筆塵曰繆字與穆字通亦與謬字通

秦穆魯穆之諡皆以繆爲穆何曾賈充之諡又以繆爲謬

漢書異姓諸侯王表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古今人表秦繆公秦繆夫人鄭繆公蘭陳繆公晉繆侯燕繆侯蔡繆公衛繆公曹繆公楚繆王凡繆字皆作繆息夫躬傳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師古曰繆讀曰穆鄒陽傳繆公委之曰政韓安國傳昔秦繆公都雍師古曰繆讀與穆同荀子王制篇分未定也則有昭繆注繆讀爲穆困學紀聞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云穆繆純純其莫之能循荀子云繆繆肫肫其事不可循蓋古字通用列子目錄與鄭繆公同時釋文繆音穆

四年

左氏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公同左氏

皇清經解

卷三書壘

趙徵君春秋異文箋

六

穀梁戊申衛祝吁弑其君完

釋文祝吁左氏公羊及詩作州吁

謹案州祝亦聲轉

書金縢傳告謂祝辭釋文祝如字或之

又反洛誥逸祝冊釋文祝之又反一音之六反無逸否則厥

口詛祝釋文祝之又反詩大雅蕩侯作侯祝釋文祝周救

反木或作咒非魯頌閔官箋謂爲之祝慶也釋文祝之又反

周禮天官女祝釋文祝之六反鄭徐之又反春官詛祝注

謂祝之釋文祝之又反大祝掌六祝之辭釋文祝之秀反後

除大祝宗祝諸官皆同以意求之夏官大馭馭下祝登受轡

釋文祝之又反儀禮士冠禮乃祝釋文祝之又反一音之

六反大射儀注天子祝侯曰釋文祝之又反聘禮僕爲祝祝

曰釋文上之六反不之又反士虞禮祝祝卒釋文劉下之又反特牲饋食禮注祝曰釋文祝州又反少牢饋食禮祝祝曰釋文下之又反禮記曲禮下注皆祝辭也釋文祝之又反又之六反曾子問大祝釋文祝之六反祝聲三釋文祝之六反徐之又反祝曰釋文祝皇之六反舊之又反禮運作其祝號釋文祝之六反徐之又反郊特牲注此蜡祭祝辭也釋文祝之六反又之又反詔祝於室釋文祝之六反又之又反雜記下祝稱卜筮虞釋文祝之六反徐之又反左氏成十七年傳愛我者惟祝我釋文祝之又反襄十七年傳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釋文祝之又反昭二十年傳祝有益也釋文祝之又反哀二十五年傳武伯爲祝釋文祝之六反又之又反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趙徵君春秋異文箋

七

公羊襄二十九年傳飲食必祝釋文祝之又反又之六反說文卽部鼎呼雞重言之从卽从州聲讀若祝繫傳通釋臣鍇曰重言之故从二口列僊傳有祝鵠翁後人或作鼎隻遂反音論平上去三聲固多通貫惟入聲伯覺差殊然而祝之爲州見於穀梁蒲之爲亳見於公羊若此之類不可悉數唐韻正一屋祝之六切平聲則音州春秋隱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穀梁傳作祝吁去聲則音呪史記齊世家使神可祝而來正義曰祝音章受反漢書外戚傳飲酒酌地皆祝延之祝音之受反後魏穆子容太公呂望碑辭言歸故鄉降神巫呪徒厝泚水築室峰岫庭栽異木井依餘鬻巫祝作巫呪當時人以呪字爲祝字之變體後人分爲兩字矣唐歐陽

詢書皇甫誕碑祝網泣辜作呪網 莊子天地篇請視聖人

釋文祝之又反又州六反 春秋桓五年城祝邱藝文類聚

引洪範五行傳興州邱之役

左氏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羊公同左氏

穀梁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

說見上

五年

左氏春公矢魚于棠

傳陳魚而觀之 注書陳魚以示非禮也書棠譏遠地也今

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

皇清經解 卷二十三 臺 趙徵君春秋異文箋

八

羊公春公觀魚于棠

釋文觀魚左氏作矢魚

穀梁同公羊

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 釋文觀魚如字左氏作矢魚

謹案左氏傳以陳釋矢與觀魚義通古方音支真部有通轉

者真諄臻文欣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同為一部則觀之通

矢亦無足異朱子王伯厚釋矢魚為射魚其說似新存以備

考 爾雅釋詁矢陳也 史記魯世家隱公五年觀漁於棠

集解賈逵曰棠魯地陳漁而觀之 困學紀聞朱文公曰據

傳曰則君不射是以弓矢射之如漢武親射蛟江中之類案

淮南時則訓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射魚

左氏秋衛師入鄆

釋文鄆音成國名

公羊秋衛師入盛

釋文盛音成左氏作鄆

穀梁同左氏

釋文鄆音成

謹案盛有鄆音故公羊作盛 易繫辭上成象之謂乾釋文

成象蜀才作盛象說卦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釋文盛

鄆音成云裏也 考工記匠人白盛注盛之言成也 左氏

宣二年傳盛服將朝釋文盛音成本或作成 釋文釋言語

成盛也 史記封禪書成山斗入海 漢書武帝紀幸琅邪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趙徵君春秋異文箋

九

禮日成山師古日成山在東萊不夜縣斗入海郊祀志作盛

山其音同郊祀志七日日主祠盛山盛山斗入海師古日盛

音成 荀子王霸篇以觀其盛者也 注盛讀為成

六年

左氏春鄭人來渝平

傳更成也 注渝變也正義日變平者變更前惡而復為和

好又日復虔云公為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為約束以

結之故日渝平

公羊春鄭人來渝平

傳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日吾成

敗矣吾與鄭人末有成也 釋文輸式朱反墮也左氏作渝

平

穀同公羊

傳輸者墮也平之為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 釋文輸失朱反墮也左氏作渝平

謹案隱公自元年以來並未與鄭人平則此書渝平不得為墮其成渝輸音近義同从左氏以更成釋渝平為允 廣雅釋詁輸更也疏證輸讀為渝左氏春秋隱六年鄭人來渝平傳云更成也公羊穀梁傳並作輸輸渝古通用爾雅渝變也變亦更也 困學紀聞詛楚文變輸盟刺即渝字朱文公引以證公穀鄭人來輸平即左氏渝平也 老子道德經考異唐傳奕定本質直若輸河上公王弼作渝古字通如春秋渝皇清經解 卷三音靈 趙徵君春秋異文箋 平為輸平是

十

八年

左氏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祔

釋文祔必彭反

公羊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祔

釋文祔彼命反又音丙左氏作祔

穀同公羊

釋文祔彼病反一音丙左氏作祔

謹案方丙古音通祔作祔亦假音 周禮春官內史掌王之八枋之灋釋文枋本又作枋兵病反 儀禮士冠禮賓受禮于戶東加柶面枋注今文枋為柶士昏禮綵冪加勺皆南枋

注今文枋作柄少牢饋食禮加二勺于二尊覆之南柄注古
文柄皆爲枋 禮記禮運以四時爲柄釋文柄本又作枋兵
命反 穀梁古義穆天子傳云戊戌天子北入于酈郭璞曰
酈鄭邑左傳作酈古丙同字 毛詩古音攷說文傷榑榑也
从人方聲又作仞云籀文仿从丙是方丙古通音也屬禮八
枋亦音柄非其證乎 唐韻正三十八梗酈古音補往反春
秋隱八年鄭伯使宛來歸酈酈字公羊穀梁傳並作酈九年
公會齊侯于防公羊傳作酈急就篇酈勝箱註酈一作酈音
柄又音丙案古字以丙从方多通用晉陸雲贈鄭曼季詩發
憤潛惟仞佛有思卽彷彿字玉篇仿方往切一作仞籀文柄
古音必漾反戰國策公仲柄得秦師史記甘茂傳作方 鴟

皇清經解

卷三 臺

趙徵君春秋異文箋

十一

冠子王鈇篇成鳩之所枋以超等武靈王篇手握兵刃之枋
而希戰注枋柄也

左

氏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注浮來紀邑東菴釋例土地名作菴 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

號曰邳來開

公 羊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

釋文包來左氏作浮來

穀

梁 同 公 羊

釋文包音苞一音浮左氏作浮來

謹案蕭宵有豪尤幽部古多通轉禮檀弓鄭注秦人猶搖聲
相近然則浮之通包亦方音之轉耳 書武成篇血流漂杵

論衡語增篇作皿流浮杵 詩大雅韓奕魚鱉鮮魚釋文魚

徐甫九反 禮記投壺篇若是者浮注浮或作砲 說文火

部焯烝也从火孚聲詩曰烝之焯焯繫傳通釋臣錯曰蒸氣

上出呂氏春秋有侏氏得嬰兒命焯人養之焯入庖人也附

柔反手部杼引取也从手孚聲抱杼或从包 說文木部抱

擊鼓杖也从木包聲 五經文字枹音浮鼓槌也 漢書酷

吏傳枹鼓不絕蕭該音義引字林曰枹擊鼓柄音浮 國語

齊語執枹鼓立於軍門舊音枹音浮 唐韻正十八尤部鹽

鐵論李斯與苞邱子同事荀卿苞邱子即浮邱子也漢書楚

元王傳云浮邱伯者孫卿門人 水經注濁漳水篇漳水出

鹿谷山與發鳩連麓而在南淮南子謂之發苞山 呂覽本

皇清經解 卷三 晉書 趙徵君春秋異文箋

三

味篇令焯人養之注焯猶庖也 儀禮少牢饋食禮二手執

挑匕枋以挹清注挑謂之歆讀如或春或抗之抗字或作挑

者秦人語也又云今文挑作抗

左氏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公羊 同左氏

穀梁 冬十有二月無孩卒

說見二年

九年

左氏 挾卒

公羊 俠卒

釋文 俠卒音協

穀
梁同公羊

謹案挾俠音義通 詩大雅大明篇使不挾四方 韓詩外傳第五卷使不挾四方 方言第三卷挾斯敗也 廣雅釋詁俠斯敗也 疏證挾與俠通 玉篇挾戶頰切懷也持也俠胡頰切漢書云季布為任俠有名注云俠之言挾也以權力俠輔人也 漢書禮樂志郊祀歌俠亮夜萑蘭芳師古曰俠與挾同叔孫通傳殿下郎中俠陞師古曰俠與挾同 法言淵騫篇滕灌樊鄒曰俠介宋咸注俠與挾同持也

左氏冬公會齊侯于防
公冬公會齊侯于防
羊

釋文邴左氏作防

皇清經解 卷三 趙徵君春秋異文箋

穀
梁同左氏

集解防魯地

謹案防邴古字通 隸釋金鄉長侯成碑君諱成字伯盛山陽防東人也其先出自幽岐周文之後封于鄭鄭共仲賜氏曰侯厥口宣多巨功佐國要盟齊魯嘉會自邴因為家焉 餘說詳八年歸祊下

十年

左宋人蔡人衛人伐戴 唐石經初刻作戴後唐改作戴

注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 釋文載音再字林作戴云故國在陳留 正義地里志云梁國甯縣故戴國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古者甯戴聲相近故鄭元詩箋讀似戴為

戴云故國在陳留 正義地里志云梁國甯縣故戴國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古者甯戴聲相近故鄭元詩箋讀似戴為

幘留是其音大同故漢于戴國立留縣于晉屬陳留

案今本毛詩作

似載

宋人蔡人衛人伐載

公羊穀梁

同公羊

釋文載如字本或作戴

謹案說文戴作戴別有載戴二字錢宮詹曉微云地邑名从邑多由經師增益然則古文或作戴戴載音義通古通用

毛詩古義陳留戴國本亦作載故隋時置戴州顏籀以為誤而駁蓋未知字之相通也 漢書五行志下之下滅戴師古

曰戴國今外黃縣東南戴城是也讀者多誤為載故隋室置戴州焉地里志下梁國留故戴國 續漢書郡國志三陳留

皇清經解

卷三頁零

趙徵君春秋異文箋

古

郡考城故留注陳留志曰古戴國地名 詩周頌絲衣篇載

弁俛俛箋載猶戴也釋文載如字又音戴同 爾雅釋言篇注戴弁俛俛 玉篇頁部戴弁俛俛 禮記曲禮篇前有水

則載青旌釋文載音戴本亦作戴月合篇載青旌釋文載音戴儒行篇戴仁而行釋文載音戴本亦作戴 後魏刁遵墓

誌銘戴仁抱義 爾雅釋邱途出其前戴邱釋山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為廬 釋名釋山石戴土曰岨岨臚然也土

戴石曰崔嵬因形名之也疏證載即戴古通用釋邱道出其前曰戴邱釋姿容載戴也戴在其上也又云戴載也載之於

頭也 說文邑部載故國在陳留从邑戔聲異部戴分物得增益曰戴从異戔聲車部載乘也从車戔聲 山海經大荒

東經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載于烏 荀子解蔽篇唐缺蔽
於欲權而逐載子注載讀爲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傳王者見
孟子 列子黃帝篇曩者章戴有請于子釋文章戴一本作
章戴 莊子庚桑楚篇昭景也著戴也釋文戴本亦作載

左氏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公羊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盛

釋文入盛左氏作郕

穀梁同左氏

說見五年

十一年

左氏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脫五月二字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趙徵君春秋異文箋

五

傳夏公會鄭伯于郕 注時來郕也榮陽縣東有釐城鄭地

也 釋文郕音來釐音來王元規力之反

公羊夏五月公會鄭伯于郕黎

釋文郕音巨之反又上之反黎音力兮反又力私反左氏作

時來

穀梁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

謹案來古音釐公羊作郕黎亦假音左氏傳作郕又時來之

合言耳 水經注濟水篇濟水又東南逕釐城東春秋經書

公會鄭伯于時來左傳所謂釐也 案今本左傳作郕 京相璠曰今榮

陽縣東四十里有故釐城也 通雅疑始篇隱十一年會時

來公羊作郕黎左文作郕注榮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釐音

來此不知來字古音黎又豈知釐音來之故 左氏襄二十三年傳獲晏釐釋文釐力之反徐音來昭九年傳魏駘芮岐畢注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釐城釋文釐他來反又音來一音力之反本或作釐二十四年經杞伯郁釐卒釋文釐本又作釐力之反又音來 公羊隱五年傳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禮記大學一人貪戾注引作登戾之 爾雅釋邱正義淮南有州黎邱者州黎卽州來古者來黎音同 說文艸部萊蔓秀也从艸來聲繫傳通釋臣錯案爾雅釐蔓秀注未詳釐與萊音同 毛詩古音攷來音釐儀禮來女孝孫注云來讀曰釐劉向傳貽我來牟作餽我釐粦萊音黎陸璣草木疏萊藜也說文萊蔓秀爾雅作釐 史記封禪書設射狸首

皇清經解

卷三百零

趙徵君春秋異文箋

夫

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集解徐廣曰狸一名不來 莊子逍遙遊今夫獐牛其大若垂天之雲釋文獐郭呂之反徐李音來又音離應帝王篇後狙之便執獐之狗來藉釋文獐音來李音狸崔云旌牛也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零四

學海堂

春秋異文箋

仁和趙徵君坦著

桓公二年

左氏 秋七月杞侯來朝

傳秋七月杞侯來朝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公羊 秋七月紀侯來朝

穀梁 同公羊

釋文紀侯左氏作杞侯

謹案左氏作杞侯與下文入杞相聯貫公羊作紀侯注以為

天子將娶于紀疏引八年冬遂逆王后于紀為證然天子娶

皇清經解 卷五百五十五 趙徵君春秋異文箋

一

于諸侯何待闕七年之久其說非是穀梁亦作紀集解亦以為紀國杞紀音相近字亦相類公穀誤為紀 詩商頌長發

箋顧昆吾皆已姓也釋文已音紀又音杞 左氏文七年傳

穆伯娶于莒曰戴已釋文已音紀一音杞 說文木部杞从

木已聲系部紀从系已聲

三年

左氏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傳公會杞侯于郕杞求成也 注二年入杞故今來求成

公羊 六月公會紀侯于盛

釋文盛音成

穀梁 同左氏

集解郟魯地

杞紀互異說見二年杞侯來朝下郟盛互異說見隱五年入郟下

五年

左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公羊氏同左氏

穀梁氏天王使任叔之子來聘

釋文任叔音王左氏作仍叔

謹案仍任音相近放假借 晉書地理志新補正第一卷仍

下注云沉案毛萇詩序雲漢仍叔美宣王也仍氏世為周大

夫古仍任通用仍叔穀梁作任叔昭二十二年王師軍于汜

皇清經解

卷三 夏商

趙徵君春秋異文箋

二

于解文于任人當即仍叔之仍也

左氏蝻

釋文冬蝻音終

公羊氏蝻

釋文蝻音終本亦作蝻說文蝻或蝻字

穀梁氏同左氏

謹案蝻蝻字同蝻為諸聲兼會意字 左氏僖十五年經八

月蝻釋文蝻音終本亦作蝻 公羊文三年傳注蝻猶眾也

起廢疾何休曰蝻猶眾也 說文蝻部蝻蝗也从蝻吳聲

吳古文終字蝻蝻或从虫眾聲

六年

左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注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

公 同左氏

羊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

釋文紀侯左氏作杞侯 今本左氏經傳亦作紀

謹案成郕字同說見莊八年圍郕下杞紀互異說見桓二年

杞侯來朝下

十一年

左 公會宋公于夫鍾

釋文夫音扶

公 公會宋公于夫童

羊 皇清經解 卷五 夏 趙徵君春秋異文箋

釋文夫童音扶下音鍾又如字左氏作夫鍾

穀 同左氏

釋文夫音扶麋氏本鍾作童音鍾

謹案鍾音同音假借字 水經注淇水篇無棣溝枝瀆又東

南逕于童縣故城東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曰故重

也 一作干鍾 案今本史記作干鍾徐廣曰一作重

十二年

左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注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

公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毆蛇

釋文毆蛇邱于反又音曲侯反蛇音移又音池左氏作曲池

梁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

謹案曲池公羊作毆蛇假音字杞紀說見前 唐韻正三燭

曲平聲則音區春秋桓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公羊傳作毆蛇汲冢書作區蛇上聲則邱羽反去聲則邱具反五臣註文選陸機漢高祖功臣頌云曲音區句反 漢書高帝紀上文戰曲邁東蘇林曰曲音鹵師古曰鹵音邱羽反曹參傳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師古曰曲音邱羽反周勃傳攻曲遇師古曰曲音邱禹反樊噲傳從攻破楊熊於曲遇師古曰曲音邱羽反 周禮職方氏其川庠池釋文池徒多反

禮記禮器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釋文池大

河反 左氏襄二十二年傳而何敢差池釋文池徐本作沱

皇清經解

卷二十一 音韻

趙徵君春秋異文箋

四

直知反一音徒何反 公羊成十七年傳注必先有事於惡

池釋文池如字又大河反 毛詩古音攷池音沱詩白華灋

池北流說文作澆沱漸漸之石俾滂沱矣史記作滂池 唐

韻正五支池古音駝易離六五出涕沱若荀爽本作池春秋

桓十二年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公羊作毆蛇蛇亦音沱

史記秦紀樂池相秦正義曰池徒何反水經注滹沱作雩池

揚子法言汙池作惡沱說文沱从水宅聲臣鉉等曰沱沼之

沱通用此字今別作池非是 漢書平帝紀罷安定呼池苑

師古曰池音大河反地理志上川曰庠池嘔夷師古曰池音

徒何反 後漢書光武帝紀下無爲山陵陂池注陂音普何

反池音徒何反 山海經北山經南注于庠池注呼沱二音

墨子兼愛中篇噤池之竇注卽虜沱河出今山西繁峙縣

古無池字卽沱異文故此亦以池為沱也 風俗通云池者

陂池從水也聲左氏傳隱三年正義引 通雅地輿篇詛楚文曰告盟于

不顯亞駝大神卽溱沱之神 說文殳部毆捶毆物也从殳

區聲它部它虫也从虫而長象宛曲垂尾形上古艸居患它

故相問無它乎凡它之屬皆从它託何切 蛇或从虫

左氏公會宋公子虛

注虛宋地

公羊公會宋公子郟

釋文郟音談二傳作虛

穀梁同左氏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趙徵君春秋異文箋

五

謹案虛古多訓空以其有空音也郟與空音之通轉猶垂隲

之作垂斂爾 說文邑部郟从邑炎聲 廣雅釋詁三虛空

也 人表攷秦不虛惟見尸子虛又作空 管子弟子職志

母虛邪孫同元注攷工記鞞人鄭司農注引志毋空邪

十四年

左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公羊同左氏

穀梁鄭伯使其弟禦來盟

釋文御魚呂反本亦作禦左氏作語

謹案語禦音同假借字 班馬字類彙史記建元年表禦兒

正義曰禦兒在嘉興今為語兒鄉 史記東越列傳樓船將

軍率錢唐轅終古斬徇北將軍爲禦兒侯正義禦字今作語
語兒鄉在蘇州嘉興縣南七十里臨官道也 漢書閩粵傳
樓船軍率錢唐樓終古斬徇北將軍爲語兒侯師古曰語字
或作籀或作禦其音同 國語吳語吾用禦兒臨之補音禦
或作語越語上北至於禦兒注今嘉興說兒鄉是也 越絕
書柴碎亭到語兒就李吳侵以爲戰地 水經注漸江水篇
浙江又東逕禦兒鄉萬善歷曰吳黃武六年正月獲彭綺是
歲由拳西鄉有產兒墮地便能語因是詔爲語兒鄉非也禦
兒之名遠矣

左氏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羊公宋人以齊人衛人蔡人陳人伐鄭

皇清經解 卷五言部 趙徵君春秋異文箋

六

穀梁同左氏

謹案左氏定四年傳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
其母弟也猶先蔡杜注踐土名陵二會經書蔡在衛上霸主
以國大小之序也子魚所言盟歆之次此經左氏穀梁蔡在
衛上似亦以大小爲次公羊或傳寫之譌

十五年

左氏公會齊侯于艾

羊公公會齊侯于鄆

釋文鄆戶老反又火各反左氏作艾穀梁作蒿

穀梁公會齊侯于蒿

釋文蒿左氏作艾公羊作鄆

謹案篆文艾字與菱字相類穀梁因譌爲蒿公羊又轉爲郟
皆文字殘蝕而譌也 釋例土地名齊地隱六年艾泰山牟

縣東南有艾山 說文艸部蒿从艸高聲邑郟郟从邑高聲

墟古遺文 艾 左氏宣十二年傳晉師在敖郟之

閒釋文郟苦交反哀四年傳取邢王欒郟釋文郟呼洛反韋

昭呼告反闕駟云讀確同 唐韻正十九鐸郟呼鶴切去

聲則音昊 史記秦本紀取王官及郟集解徐廣曰左傳作

郊燕世家栗腹將而攻郟集解徐廣曰在常山今日高邑

後漢書光武帝紀上行至郟注縣名今趙州高邑縣也郟音

火各反 國語周語上杜伯射王於郟舊音郟音皓

左氏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皇清經解 卷三十四 趙徵君春秋異文箋 七

注袤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 釋文袤昌氏反

公羊冬十有一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陳侯于侈伐鄭

釋文侈昌示反二傳作袤

穀梁同左氏

謹案袤侈義近音同古通用公羊多齊侯二字古本左氏經

亦當有齊侯字觀說文所引可證 釋例土地名宋地沛國

相縣西南有侈亭 說文人部侈掩脅也从人多聲一曰奢

也衣部侈衣張也从衣多聲春秋傳曰公會齊侯于侈

十七年

左氏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進

注進魯地 釋文進翠軌反

公 二月丙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雒

穀梁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雒 汲古閣注疏本脫 公字据唐石經增

謹案會與及三傳各有義例此經左氏作會公穀作及或由

聲誤 左氏隱元年經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疏史書魯

事以公為主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據魯為文也桓十七

年公會邾儀父盟于雒彼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

會禮故也故劉炫云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

唯盟不會者直言及此為不行會禮故言及也 公羊隱元

年傳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曷為或言會或言及或言

暨會猶最也 注最 聚也 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

得已也 穀梁隱元年傳及者何內為志焉爾二年傳會者

皇清經解 卷三 音雷 趙徵君春秋異文箋 八

外為主焉爾 左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注奚魯地

公 同左氏

注夏者陽也月者陰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繫于公也

穀梁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郎

釋文郎左氏作奚

謹案韻補以七之韻頤宦二字入陽韻以其有養音也支脂

之微齊佳皆灰哈古音同為一部七之韻字既得轉入陽韻

則齊韻之通唐亦其類也穀梁奚作郎亦方音之轉左氏公

羊無夏字穀梁有為是 韻補十陽韻頤釋名頤養也動於

下應於上上下下咀物以養人者也又曰百年日期頤頤者養也宦釋名東北隅爲宦宦養也東北陽氣始生布生物也

石經考文提要春秋左傳桓公十有七年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監本五月上有夏字案正義云桓十七年無夏以此起例足徵本無今从唐石經春秋集解春秋集注 春秋序正義曰四時必具乃得成年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二者皆有月而無時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當是仲尼之後寫者脫漏

十八年

左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羊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夫人姜氏遂如齊

皇清經解

卷五言齋 趙徵君春秋異文箋

九

傳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

穀梁同左氏

謹案公羊脫與字傳者據以為解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一千三百零四終

